

小本小說

義俠
小說

情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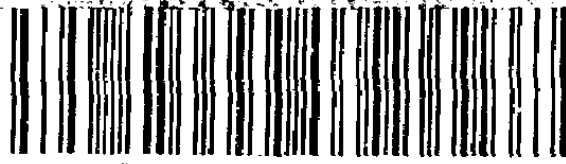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言情小說

雙喬記 一册 二角	塚中人 一册 二角半	真偶然 一册 三角	尸櫃記 一册 二角半	三字獄 一册 二角	阱中花 二册 五角	懺情記 二册 五角
合歡草 二册 四角半	孤士影 二册 六角	錯中錯 二册 六角	青藜影 一册 二角	美人磁 一册 四角	青衣記 二册 六角半	薄倖郎 二册 七角半

813.7
661-4
7



3 0527 1642 4

1

情俠

第一章

沿地中海之蒙脫楷洛埠。土股也。余於十年前。曾一履其地。地有衆匯之所。崇樓傑閣。困困盤盤。碧海繞廊。青山排闥。語其闕敞。罕有比者。匯中怡情悅性之具。無不備。於是過客留蹤。豪人逐興。鳥履紛披。而淑慝乃弗能辨。

某年月日。余自倫敦附車。重續舊游。舍館既定。卽攜途次購得之巴黎報。閒步海濱。惟時風和日朗。意得立高山峙於左。其巔隱隱作紫露色。其右爲馬路谷。大磐石。徧築白色巨屋。日光映照。光華四射。而海水澄碧。一望無際。聘懷游目。積鬱頓除。洵快愉也。

負暄讀報。報載一電。自俄都聖彼得堡發者。云莫斯科總督大公鮑立司。將次旅游利渥洛。寥寥數語。初不經意。惟計利渥洛距蒙脫楷洛至近。以景色優勝名大地。四方選勝之士。無間賢愚。莫不以一挹其勝爲至樂。如磁石吸針。琥珀引芥。余自倫敦首途時。同人卽嘖嘖豔羨之。蓋沿地中海諸埠之勝景。其小者。

A 212695

猶愈於健姆司之大埠。而利渥洛其尤著也。

顧余游時過早。游人尙稀。自少數之英人外。幾無他國人蹤跡。因思一旅行間。惟我英人獨具高尚之致趣。若他國人則寧家居抑鬱。虛擲韶光。計其情況。何異置身晦冥風雨中。竟日夢夢。雖有名山佳水。麗日和風。不知享焉。

任意放步。恣挹此邦風景。瞥見一戎服若有官職者。遙見余。卽莊肅致敬。比過其前。則又舉帽爲禮。狀至恭順。意若謂幸貴人之厚我者。余爲愕然。亦以禮答之。余於歐洲列國都會。皆曾游歷。習知列國遇賓禮式。無異英人。且嘗供職駐俄英公使署。故淹滯於聖彼得堡者。爲日尤多。彼邦風土人情。余亦稔知之。今以區區游子。而彼優禮若是。及伺其遇他人。卽又弗爾。意者其或有所誤歟。然則彼果誤余爲誰何者。此其故。今固釋然。而當時則不覺爲之驚異。

旣至一堡。方俯視火車遲行山谷間。忽聞槍聲砰然。飛鳥高逸。止於衆匯之簷際。目送所及。見一麗人嫵嫵而來。神致靜穆。行不旁睇。忽止步。遙望大海。若不知余之亦在者。度其意似有所訪。繼又向余行。過戎服者。戎服者亦加以殊禮。

委延徐步。游近余所。余乃迎而前。相其年。約二十有五六。姿容莊麗。意態溫存。而風度淵淵。彷彿碧海澄波。弗染纖毫塵垢。舉目見余。凝視片晌。顏色陡變。一若與余曾相識。而又有惡感情者。既似知其誤。掉頭去。不願。遂入於巴黎賓館。余亦返寓。

冥想此女神采奕奕。芳韻超邁。足掩利渥洛全埠之優勝。而移游人之耳目。願彼見余。卽形慘狀。斯何故耶。苟得與之款接。一通情愫。甯非大幸。然素不相識。此願又烏能償。意女必常赴衆匯。余或於匯中漸接之。然彼地游人紛雜。良莠不齊。猜忌百端。實屬危道。惟是情感既熾。如風鼓潮。不可復遏。遂蓄意往。將入匯。見二人疑目視余。狀若伺察。然余自頂至踵。固無毫末足以招人耳目者。正遲疑間。忽電車飛至。駕駛之疾。若急風驟雨。余苟不速避。必被顛墮。俄乘車者紛紛下。進匯。余亦隨之入。

闈人禮余。一如戎服者。入投刺於招待員。招待員讀余名。相余面。頗周摯。鞠躬曰。君爲褒雪福蘭夢德乎。何自來。余曰。倫敦。乃畀余特別優待券。每問必笑語。

承答。諂容可掬。時游人甚衆。余至博奕室。以券示門者。門者不視券。但鞠躬微語曰。君無須此。噫。異哉。計余往者到此。不過十年。而前後相待之不同。乃若是。入室。周視諸局。不見麗人。而隨遇諸人。皆若注意於余之行跡者。乃下局博。所注甚微。而每射輒負。余乃止。聞人輕語曰。此君殊慎。曰。毋怪。彼於二年前。曾大負於此。回顧言者。卽又肅靜。二年前。余未嘗到此。彼所云。胡爲乎來哉。余素嗜博。興不稍衰。復入局。互有勝負。維時男女雜沓。環而觀者數重。咸切切作私語。其意似並在余中。有二人。其一醜而黑。虬髯如猬。體格雄偉。而凝靜閒暇。凜然有堅忍不撓之概。蓋斯拉夫人種也。其一貌秀而文。碧眼直鼻。髭亦清潤。爲條頓人種。此人當入局肆博時。度其狀。嗜此實甚。雖喪身其中。亦不顧恤。之二人者。伺余尤切。始終不少間。容忍既久。勃然返顧。醜者去。赴他局。作訪友狀。其侶亦出局。遂輟博。嗣散步時。又遇之。漠然若弗經意。然彼輩伺察之情。至深且密。殊令人索解而不可得。

第二章

大凡橫逆之加。當之可危。而非分之榮。亦受之可懼。彼或伺余若奸宄。或禮余若神明。余苟稍自體察。必氣沮神喪。不敢逞志。其如入障旣深。自信絕無可慮。遂不計此中危險。方且專誠壹志。謂苟不達余之目的者。必不止。

向晚復過匯。門次侍二士人。肅余入。數見是狀。弗異也。忽聞一操英語者曰。彼何人。乃尊崇若是。曰。當爲彼國之高貴耳。余聞之。陰嗤其妄。旋遇日間。伺余之條頓人。舉止倉皇。若負重任。而斯拉夫人則神致閒暇。弗露圭角。一種鎮定肅穆之氣。尙隱於眉目間。

入博奕室。巡視稠密處。與皆豪舉。而余所屬意之女郎。亦在焉。金銀纍纍。積滿於前。所獲不貲。無何。同局一人出。余乃接其座。視女靜寂。若不知座人之更替。密瞰之。覺五官修整。氣逸神清。如此玉容。足令人目眩心醉。余則愛戀之情。露於顏色。適女引眸徐起。與余視線相射。而凝重如故。不似向者作慘狀矣。由是恣意孤注。興高采烈。而實則余此時之心思。已爲女郎所吸引。神經顛倒。不能自持。時且故加注於女所注之地。則又夷然不以爲忤。意者女深於社會之交。

接。以嬌豔動人情感。習見是狀。故弗之異耳。未幾終局。勝者各集所獲。余與女皆大勝。女則坦然不露喜色。

有德意志人者。貌寢陋。與女接座。分利時。爭謂女前所積之金爲己有。其人狀頗樸嗇。或不致誤。大抵博時失檢。致相僂雜。以位置論。分當屬女。公證者聚金不給。由是訟聲漸沸。德人強作法語。嗷嗷不已。女曰。此金固屬余者。德人折諸公證者。公證者搖首聳肩。按法俗聳肩爲怫然之意。雖辯護百端。無益也。

爾時所謂條頓人者。狂肆咆哮。以拒德人。且問余曰。君以爲當誰屬。余曰。屬女郎耳。乃向余鞠躬。願公證者曰。如所言給之。德人爭辯不已。至於罵詈。然自有聳肩之證。事已定矣。女向余鞠躬致謝。余亦以禮答之。竊喜區區一禮。本無大益。然視余目的之方。未始非進一步也。

女儲金於篋。篋以金製。華物也。既而各散。出室。見女背余遙立。潛就之。女反身。余笑曰。彼德人當大懊惱。女不卽答。密相之心。頗慚竦。自忖苟不見答。奈何。女忽笑曰。君果確知爲妾之物乎。余曰。確知之。余雖獲利。然鄙意亦頗願爲卿所

勝。女曰。殊奇事。妾苟稍不慎。且恐失所獲。至君反願爲妾居負地。設想何其左耶。余曰。冀卿獨勝耳。女乃凝視不語。意頗厭。余煩褻。余雖自竦懼。卽亦弗願。曰。乞恕唐突。與卿似曾相識。女睜目若有所觸。柔聲曰。似未曾。余曰。卽今晨相見耳。曰。妾未嘗遇君。君殆誤矣。言時似不甚介意者。爾時問答。各以法語。女於法語音清而未能純熟。至此始辨其實。問之曰。卿俄人乎。女漫聲曰。然。余思納言甚肫摯。乃應者意殊不決。果何時乃得邀其一嘖一笑耶。

余素善俄語。乃以俄語語之曰。余曾游歷俄國。女曰。然。妾意君亦俄人耳。余笑曰。卿特以余能俄語。誠自愧。實英人。不知卿能脫略邦籍。友余否。言已。投刺。女強以英音讀余名。微笑曰。君以英人作俄語。直爾清利。誠不易得。察其笑意。若戲若疑。似不深信。余曰。卿英語亦佳。女搖首他向。嘆息曰。妾烏能英語。余曰。何乃太謙。卿果友余乎。女鞠躬不答。遂別。彼之嘆息。殆惡余冒昧歟。抑不能作英語。以訴其情愫歟。是則不敢知矣。

以語言交接。爲地至近。於進身之階。已有端倪。如伐冰然。忍而不躁。縱極深厚。

必有解闢出石之一日。然以異國男女。未有紹介。直接而陳懇摯。在禮殊屬孟浪。然欲藉紹介者。恐終身不能償願。此女秉禮爾雅。示余以涼薄。亦分也。

余且行且計。周歷諸室。見女與貌秀者之條頓人密語。見余。卽又鞠躬。無恐怖意。默思彼與斯拉夫人。皆俄產。爲狀頗親密。苟余與二人預爲友。不難因以達余雅。顧此貌秀者。氣宇颯爽。與女若婦也。夫者果爾。則余望絕矣。且所行爲。於女多不便。然女之神色。似未嘗有家。果未有家者。余之願終可以達。

翌日下午。復遇女於匯。辭氣藹然。與之茗酌片時。爲余述其家世。始知其名爲桃麗娃。茂世開。父死母病。方自聖彼得堡來。將往利渥洛。爲母求治。現寓某別墅。墅爲女遺產。距此不遠。母以病。不能多酬酢。乃約期引余朝其母。有弟。他出。此外別無天親。女每言及弟。聲色慘怛。頻以危懼之目視余。余以爲篤於友于。不之異。且雜以諧謔解之。而女之危懼滋甚。

余問之曰。卿曾至莫斯科否。女懷然曰。未也。余曰。余於五六年前。曾託足於彼。頗知彼中情俗。女笑曰。母怪君於俄語。如是純熟。余曰。當時與某女士友。交誼

至篤。隨習俄語甚稔。故積久未忘。女曰。君何不。此止語至。余曰。彼已有家。藝砧名南。納商人也。余嘗隨英公使居俄久。此所以疑與卿曾相識。女曰。未曾。未曾。余曰。然則相見恨晚矣。爾時女方著手套。注意之。尙無約指。此雖不足證渠之必爲室女。而私心實稍慰矣。自是而交誼遂密。

第三章

翌日。偕女乘車。造其別墅。朝其母。母清癯殊甚。髮已斑白。態度大似其女。而困憊之中。一若重有憂者。母女待客甚拘謹。母力疾強坐伴余語。吐辭至慎。若恐稍肆而失禮者。然又頻頻凝目視余。不稍輟。余偶爾回視。則又作倉遽狀。度其意。若惡余之過訪爲莽率。而未悉余之真誠耳。因思年老者。意興蕭索。性多執拗。於禮分每不能通融。特此老爲尤甚。設與余交接日深。必不若是。茲以執禮太甚。而情意反多隔闕。

旣而以茶飲余。爲俄禮式。女曰。不敢以異邦人待君。余曰。余行蹤無定。果不爲英人者。當爲俄人。余於俄語以久。疏故於母女所言。間有未解者。必請再述。母

曰。君語言容貌。絕似俄人。惟尊名爲不同耳。又悄然問曰。君豈自莫斯科來乎。竊意余之行蹤。已悉告其女。今母猶作是問。意必疑余有未實者。因回顧女。女睜目不語。而母之狀況。若甚危懼。

忽有人延母。母將行。余亦告辭。且謝多擾。母鞠躬送。女引余及門。余曰。今夕赴匯否。女曰。妾於匯中之游。倦矣。余曰。豈爲失利故耶。果爾。赴而不博可耳。女笑曰。所失誠不資。設母安者。當踐約。余曰。寓次更無他人乎。女辭意吞吐。狀殊不適。他顧曰。有二友者。昨夜赴維也納矣。余曰。昨夜與卿同游者。亦往乎。女曰。是爲宜萬墨洛可夫。吾家世友也。余笑曰。以鄙意度之。當不僅是。女曰。何謂。余曰。當爲卿未來之尊夫耳。女坦然微哂曰。非也。特交誼殊不淺。余曰。彼虬髯者。爲何人。女玉容又變。戚然曰。君亦知其人乎。余曰。初自匯中相識。其人舉止頗與人異。女曰。是爲南考洛史燕林四開。其異人處。則以憂患多耳。余曰。人固不能免憂患。若燕林四開之憂患。殆必有異於人者。女駭然曰。君何所見而云然。余曰。交淺言深。恕余言妄。女曰。君言必有所指。胡不明以相示。余曰。余居聖彼得。

堡久。見凡與政界有關係者。衆矣。女曰。君以爲燕林四開者。其於政界亦有關係乎。余曰。凡俄國之士。苟稍具政治思想者。皆危機也。女曰。燕林四開固多憂。然憂實不存於政界。余曰。果爾。則於存身之道。幾矣。須知與政府反對者。必不足以自存。若燕林四開居聖彼得堡。我知指摘之者。必多。女曰。何爲其然。余曰。抗直靈敏而不能內蘊。若而人者。多以革命舉動爲性分。惜夫拚其熱誠。以求萬衆之幸福。而結果之價值。往往不能償其所願。此天下萬國皆然。而俄國爲尤甚。女笑曰。何惜也。余曰。試觀歷史。革命者。實自由之利刃。女曰。不能自由。奈何。余曰。不自由者。咎皆自取。而甘居奴隸者。又人格不全。女笑曰。如君言。無一可者。但人卽至不肖。奚至甘爲奴隸。其如稍一不慎。或戍寒帶。或置死地。二者之殘賊。絕無人理。而且重重壓制。令人不能稍抒其手足。遂至於此。而論者不察。轉以苛論加之。曾亦思事勢之危迫。固如是耶。余曰。俄君日殺其民。以試鎗鋒之利鈍。雖千百萬數。亦所弗恤。而民氣猶不思自奮。女曰。彼日出其謀。以伺人之左右。奈何。余曰。與人之隙。而使之乘。此咎之所以自取也。女微愠曰。是政

體使然耳。余思女爲是言。決非革命黨人物。因笑曰。果使政體然者。執政之罪。大矣。女曰。俄皇賢君也。豈不欲爲民造幸福。獨苦下情壅塞而不能上達耳。余曰。以俄皇爲賢。未免忠誠過分矣。茲且勿論。但問卿今夕果赴匯乎。女不答。余曰。必赴之。膳後。余來與卿偕往。鬱居不出。悶甚。卿實不知余之誠悃耳。余爲英人。率真坦直。非若俄之公卿。往往微服潛蹤。以探人祕密者。何餒爲。女驚視曰。君乃不自知爲狀固絕似公卿微服以探人者耶。雖然。君誠英人。妾必踐約。余乃退。

反寓就食。尋思俄人動作多離異。有爲英人百思所不到者。此女秀外慧中。若具一種絕大之魔力。吸人情感。而舉止隱約。又故示人以不測。余之定力。本自信不薄。乃一想象其風致。心旌搖越。幾難自持。卽今珍錯盈前。無如官司不存。味同嚼蠟矣。

及時訪女。一門者鬚鬚虬亂。聲輕若啞。導入應接室。卽日間飲茶處也。倚窗遙矚。雲淨星明。街衢燈火。照耀如晝。移時。女艷妝蹀躞入。謂事母安寢。致余久待。

且告歉情。余曰。余視母。不專爲病。或有他故。女駭然。若有隱情。猝被余窺破者。曰。何故。余曰。年老而有重憂。傷身實甚。女曰。君何以知母有重憂。余曰。以意度之。不虞其言之中否。妄哉余也。女笑曰。君豈有所怯乎。余曰。心無罣礙。何怯之有。言次。應門之僕入。視其狀。殊可怪。女呼之曰。談密道夫。苟母醒而召余者。爲言余歸當不晏。僕唯唯出。乃相偕赴匯。

與端莊流麗之豔友。游行自在於廣衆中。心曠神怡。不獨爲余畢生所未有。卽匯中人當無一不豔羨之者。洄溯生平。親知落寞。顧影自憐。夙昔固存大願。無如運與志違。所如輒阻。迨攝管外交。則又以事機無藉。碌碌靡有建白。爲余計。苟得折衝壇坫間。一抒余胸中所蓄。以爲祖國光。願此願不知何日償耳。今以偶爾相值。屬意於異國一弱女子。於彼身世事業。渺無所知。危機隱伏。余豈不審。徒以愛慕至切。遂坦然不復介意。世之論者。謂人不可以無閱歷。無聰明。余自問是二者。視之他人。未嘗爲後。而處境適與相反。可知此說。徒以束縛人才。非通論也。設余稍愚魯。何至於此。是則人生在世。祇須合眼放步。一聽造物者。

之低昂而已。尺步繩趨。涉世之通則。而有時適足以僨事。

翌晨。選鮮豔之花。附以短柬。致桃麗娃。約上午至。匯相聚。此等動作。於交際規則實爲破格。然非此。不足以表余忱悃。顛倒錯亂。在所弗顧。

既如期赴匯。良久。女輕妝冉冉至。風姿綽約。倩逸絕塵。所貢之花。飾之胸次。余不覺狂喜。恍加以九五之榮者。然見時循循執禮。不涉褻意。並形容與所至游人屬目。切切私語。蓋疑妒愛。人皆有同心耳。行次。見褒立氏紀念碑。氣象莊嚴。巍然矗立。相與徘徊撫摩。爲之讀其文。論其世。女且歌紀念詩。余雖不明音樂。然珠喉婉轉。芳韻清颺。不禁神之蕩。心之醉也。

繼見一官服者。肅立道旁。過其前。舉帽鞠躬。數見不鮮。亦弗之顧。女凝視余曰。不意君尊崇若是。殆貴人耶。余曰。余何尊崇。往者之來。未嘗若是。彼必誤余爲誰氏之豪貴耳。固欲問之。一破疑團。女止之曰。何必。敢問更有他人禮君若是者耶。余曰。甚多。遂舉以近事告。女曰。然則奇甚。請明示。今與妾偕行者。果爲尊崇華貴之王公否耶。余睨視笑曰。自以爲王耳。女曰。王者必非自王。若君者。稍

止。復遲疑曰。王耶。公侯耶。妾以爲王也無疑。否則白丁耳。余曰。卿乃能以王號榮余。女曰。妾何能。余曰。然則視余爲極親愛極屬意之一人。何如。女意態隱約曰。甚願。甚願。君固知妾無權足以王君。試君爲女。甯弗佳。余謝無狀。且問其故。女曰。君當自知。復笑語移時。各自歸寓。

第四章

翌晨復簡桃麗娃。訂晚間走訪。將與再游衆匯。日間杜門不出。索然寡歡。覺一刻之長。如小年也。間與侍者閒話。排遣鬱悶。侍者伺應殊周摯。而意終不屬。卽夕詣女郎。談密道夫引入室。坐片時。女出曰。母病加劇。妾適事其安寢。今夕實不能偕君出游。君謂老而多憂。爲患更烈於病。誠篤論也。若老母者。今且需人而活。困憊極矣。恐非藥石所能奏效。妾是以慨念身世。不願有壽。尤不願置身愁域。余曰。老母病。余甚悵悵。卿身世之慨。未免過激。日後必自悟其非。不出游。甚佳。此間亦殊幽靜。女曰。人固有以此爲探幽之樂境者。妾視之。實爲危地。行將去而他適。余曰。卿弗爾。余豈樂游是。爲不能忘情於卿耳。桃麗娃乎。卿必

弗離此。余將推心瀝誠。一傾區區鄙意。且述余之妄願。若何。女色然周視四室。若惡余直呼其名者。既而戚然曰。何必相告。我輩皆投身幻境耳。後日情形。誰能逆料。余曰。余必告卿。倘一旦得償我妄願。余斯爲有福人矣。女曰。君猶自以爲無福耶。君而無福。斯天下殆無有福人矣。蘭夢德君。何乃自祕太甚。余曰。卿交余淺。無怪有是言。不知余半生潦倒。後顧茫茫。實失意中之尤失意者。始余年幼。志氣高邁。謂致身青雲。本非難事。苟得假我寸柄。俾一展平生懷抱。則功被大地。名動千秋。庶不虛生一世。至於今。夙志難酬。恰似狐狸之求葡萄。不得。復強自解嘲。及卿之遇。而希望又復奮起。顧猶有疑悶者。則與卿初見時。卿遽變玉容。何也。女聞言。惶然失措。顏色又變。既而柔聲曰。固似曾相識。妾實不知其所以然。余曰。所謂似曾相識者。爲仇乎。爲親乎。女曰。意君亦知妾者。余曰。聰明嫺淑如卿。余固遲之久矣。女曰。遲之久耶。余曰。苟不相值。心固澄然。然一遇卿。覺此後歡娛之希望。奮然以興。故竭其情愫。屬意於卿。卿苟鑒其愚忱。恕其鹵莽。不以爲鄙。降心以訂百年之好。則所以福余者多矣。女紅排兩頰。睜目凝

視決然曰。是何言。必不可。余曰。余誠窈人以氣節相尙。不諧於俗。故不能致多金。然省約猶足以享清閒之福。蓋嘗自況。若余者。如木質堅固之破舟。畧加修葺。不難乘風破浪。豈常此落拓以終身。桃麗娃乎。願卿偕余至倫敦。以了此夙世之緣。勿峻拒也。

女聞余言。時低眉。時怒目。舉止失常。身體震顫。倨起趨窗下。月光射面。現灰白色。余就之曰。余言懇直。不能如卿之溫婉。冒昧實多。然卿寬厚。必能恕之。卿不憶初見時。余曾稱卿爲秋波如海之麗人耶。明月高懸。余誠親卿愛卿。敢存褻意。卿真爲秋波如海之麗人也。女神色定。顧余似悉余之誠意。曰。君言奇特。殊不可解。余曰。所謂如海者。謂其優容澄碧。不若北地之寒沍。而能如南海之溫。和。可以濯體。可以清心。余誠愛卿。幸卿溫和若海。一吐玉音。以遂余之希望。女默然終不答。

惟時月明如水。夜色蒼涼。余情不自禁。遽引臂擁女曰。乞恕萬分狂迫。區區之誠。乃不能掬以相示。女峻拒之曰。何遽乃爾。豈徒知愛情。不明禮分。余曰。畢生

未近婦女。所鍾情者。惟卿一人耳。女曰。將謂天下婦女。惟妾一人耶。余曰。卿不見信。行且自知。卿果有意於余否。女曰。此後情況。妾不敢知。屬意與否。又何必問。余歎曰。事乃不諧。天乎。女曰。明月高懸。詎不知君誠意。妾雖柔弱。甯能知其禍而故蹈之。獨恨彼此不能相見以天。而君猶夢夢不之省。奈何。余曰。余惟一之旨。欲卿納余情愛耳。否則若卿者。直是設阱以陷人。女曰。君言作何解。妾實不能領君情愛。余曰。英國凡若是者。謂爲設阱以陷人。女歎曰。妾幾忘君爲英人。何其言之似而貌之同耶。余曰。豈國籍亦可以冒稱。脫卿而惡余爲異邦人者。不妨爲卿之故。脫英之籍。以入於俄。女笑歸座曰。以妾之故爲俄人。妾將視君爲獨一無二之一人。乃鳴鈴召僕。命進咖啡。問余曰。君盍飲咖啡乎。余曰。承賜。且願與卿同飲。女媚容柔聲曰。君將謂區區同飲。足償無上之大願乎。余思女特取謔。泰然答之曰。余豈沾沾於是。欲遂余意。必得卿之憐愛。降心相從耳。凡人一入魔障。任物之加。皆所弗覺。自余識女。爲時甚暫。而種種經歷。都屬離奇。乃溺愛之深。不省危險。謂苟得償我所願。將舉天下之榮幸。莫逾於是。不知

人之嫉妒伺察。愈積愈深。而已且揚揚自鳴得意。蓋余於此時。與天良之警覺。背道而馳。後日發大困辱。幾殺其身。咎皆自取也。

女曰。情深哉。英人豈結習如是耶。余曰。卿太矜持。俄俗何嘗不如是。言次。談密道夫舉盤入。置之几。弗語。出。女調咖啡并注茶畢。曰。君其飲茶乎。余曰。今夕且弗飲茶。女曰。英人晚間不飲茶乎。然則咖啡將冷矣。余舉咖啡立盡。視女舉茶盞。手若震。顏色慘怛。余曰。卿寒耶。疲耶。余去矣。女視余。止之曰。妾少疲。君其勿去。且少進茶。當於君體有益。談密道夫所製之咖啡佳否。余意所飲。惡劣殊甚。然不敢拂其意。乃順之曰。尙佳。在此一剎那間。陡覺室中陳設。旋轉若舞。俄而四周昏黑。腦裂神飛。相對之麗人。變作一團黑氣。而美盼之目。如兩點寒星。閃閃往來於目前。若遠若近。彷彿一輕聲入耳曰。談密道夫所製之咖啡佳哉。既乃弗省。

第五章

室暗如漆。氣惡而寒。身僵體憊。若醉若迷。冥想余所賃之室。若爲燈。若爲榻。若

爲几。若爲案。歷歷不爽。將起下榻。明電燈以究異狀。手足所觸。頓覺堅冷若冰。鐵。陰寒砭骨。探懷中燐柴燭之。乃一方丈之石窖。余則禿地平臥。凡燈榻几案之屬。皆烏有也。窖頂開一孔。僅容一身上下。而高又不可及。噫。斯何地耶。真耶。幻耶。夢耶。醒耶。余胡爲而至是。囚憊之極。不能自持。復倒臥。歷計在蒙脫楷洛所經情節。其最後者。非談密道。夫進余以咖啡乎。彼秋波如海之女郎。與余情意纏綿。親愛至不可解者。何恨何讎。而作此狡獪手段。使其爲盜。則囊中之鈔紙金錶。固儼然在也。斯何故歟。余自問制行不薄。閱人又多。一旦傾心此女。信其溫文爾雅。志遠情高。必非冶容誨淫者可比。余且親之重之。方將訂以百年之好。乃昧其天良。陷余至此。陷余至此。果何意耶。謂陷余者。不出於女。則又屬何人。嗟乎。天帝不仁。生此胡天胡帝之尤物。以撩亂世間才人淑女。使於男女之間。不敢稍涉自由。此恨綿綿。與天難老。雖然。余之精鑒。未嘗或差。余敢毅然決然曰。此女必不陷余。陷余者。必非此女。此中必更有人在。

心戰腸迴。神昏腦裂。乃鼓疲困。極力呼援。狀若發癩。既而聲殘力竭。復倒於地。忽見一燈自孔中引繩下。蕩映四壁。聞人作俄語相謂曰。籠中鳥不能逸矣。復自孔下問曰。何在安乎。余曰。謝爾問。大不安。曰。較之囚於莫斯科沙立司。拑牢中。固安多矣。余曰。余從未囚於彼。不知何地爲安。曰。固知汝必不自納於牢。余茫然不知所語。弗應。復問曰。敢問大公今日見客乎。如見。請許其處。毋少動。須知汝旣入此。不復能展其手足矣。且汝性命亦欲存乎。余曰。惟爾之便。燈上布梯。先一人下。復招其侶。先入者提燈燭。余曰。敬告大公。我等身攜禁物。公苟稍肆暴。生之死之。我等不能爲公留地步。公一舉一動。威懾萬人。然其效用。至此已絕。我等不欲害公。亦無所愛公。乃欲藉公之力。以行我事。若遽爾死。我事殆矣。公如有意。幸起一聽我言。後下者曰。公謂今日之事。奇乎。余曰。爾等所言。余實不解。稱我大公何也。笑曰。何必問。豈不知爾爲鮑立司。宜萬諾福起耶。余曰。是何人者。乃以名余。曰。是爲莫斯科總督。人皆稱之爲大公。鮑立司。余曰。冤哉。余爲英人。名蘭夢德。生平不聞鮑立司之名。遽論相識。余之非鮑立司。

亦猶爾。爾乃冒昧。不察其真。陷余至此。曰。人皆謂鮑立司好修飾。乃生平未嘗對鏡耶。爾自以爲英人蘭夢德。但爾語言容貌。則仍鮑立司耳。余曰。爾乃於語言容貌之相似。強陷人耶。曰。固知大公醉心英俗。善英語。一如英人。余思奸徒很戾。若過加駁難。必遭不測。因問曰。汝何人。則引首近燈曰。識我乎。相別既久。想大公不復能記憶。余見其叢髻如猬。曰。爾爲南考洛司燕林四開。余新遇之於衆匯。其前固未之見。曰。居莫斯科者。則咸呼余爲南考洛司齊林四開。想公當不忘其名。又指其侶曰。是爲余友宜萬墨洛可夫。曾易名談密道夫。而爲公製咖啡者。余歎曰。是何冤孽。乃落奸徒手。曰。此猶不足以蔽汝罪惡。設余不欲利用汝。語稍止復曰。汝性情殘毒。藉凶焰以殺僂人命。不能以數計。莫斯科之人。孰不欲食汝肉而寢汝皮。余將以汝殺人之手。革汝靈魂。鮑立司。我與汝爲個人革命。我且甚願。余曰。余欲與汝釋此疑竇。汝乃執煞。必以余爲鮑立司。毋乃冤余太甚。曰。汝以爲不實承。可以了事耶。自汝至此。我等審之確矣。余曰。是皆汝等之誤。曰。然則匯中之職員。及貢身於汝之桃麗娃。皆誤耶。余曰。

余非鮑立司。敢矢天日。豈能就衆人之誤。謬承之。墨洛可夫忽狂躁盛氣曰。余知汝爲英人蘭夢德。不幸貌似鮑立司。受此冤抑。然我等但求成事。固不必問汝是否爲鮑立司也。

狂執如此。匪可理喻。余乃默默不語。齊林四開亦怒曰。汝乃堅不承真姓名耶。果不承者。爭之無益。鮑立司爾須知爾今日所處地位。不若平時。爾若稍知利害。不難折理平情。一商我事。余曰。告汝以真姓名。不信。反強余改易。余不能與狂奴理論。曰。余固未必爲狂奴。公平日不嘗指我爲神通廣大。極有關係者耶。何至今乃不省。余曰。余豈爲是。余且問汝。彼與余將訂婚之桃麗娃。果以余爲何人耶。曰。自汝至此。孰不知汝爲鮑立司。

墨洛可夫振槍疾喝曰。佞賊無恥。汝妻未死。乃密誘淑媛。且敢直呼其名。余曰。鮑立司有妻者耶。然則蒙汝嘉貺。始則榮余以大公。繼欲妻余以閨秀。將謂余有無量數金銀。存貯於各國銀行耶。余將命汝領取若干數。畀汝以贖余身。若何。墨設誓曰。盡俄國之金。不足贖汝身。我輩所爭者。汝命。余曰。汝輩鄙凶橫若

此。余亦欲甘心於汝。墨叱曰。慎之。此窖非若汝莫斯科之宮室。任汝肆無忌憚。余曰。謂余之宮室在莫斯科耶。誤矣。余固有一二所在西班牙。

余願齊林四開曰。爾當知余言無絲毫虛偽。使余不至蒙脫楷洛。且不知與鮑立司爲同貌。曰。衆人皆謂汝爲鮑立司。何故。余曰。衆人皆誤。曰。汝有據足以證此誤否。余曰。窖中安所得據。墨洛可夫復僂曰。佞賊狡猾。不立置之死。不知乃翁辣手。余笑曰。墨洛可夫。好友乎。余願出此窖後。乃與汝語。汝之咖啡辣。汝之心思容貌更辣。曰。出此窖。恐汝無言語時矣。余曰。陷余至此。復欲殺之耶。曰。是乃效汝所爲。汝食人肉。飲人血。國中男女老幼。以疑似之跡。被殺於汝者。不知凡幾。今日惡貫滿盈。如大風之振落葉。我將殺汝身。及汝之惡黨。庶人民解倒懸之厄。世界復見太平。余曰。余苟稍緩須臾死。以見其事。余斯快矣。齊林四開曰。到其時。爾之繁華漸滅盡矣。奈何。余曰。齊林四開。汝誠聰明。余樂與汝語。若談密道夫者。太狂肆無人理。使余果爲鮑立司。當任之。則莫斯科必添一番春色。墨洛可夫曰。如此間爲蒙脫楷洛何。余曰。余亦謂此事尙未歸宿。曰。汝不自

知爲俎上肉。釜中魚。死生剖矣。惟我所欲乎。又顧齊林四開曰。費時無益。且退。任大公獨自斟酌。若何。齊林四開曰。鮑立司。汝終執定貌似之說耶。余曰。執一不化。余倦聞矣。曰。然則如我友之說。暫退。弗擾公。冀公有一隙之明。權其利害。又謂墨洛可夫曰。爾我在此。致大公不安。爾先去。更數小時。止。語。余曰。是言何意。汝以罪人囚余。汝亦勿離此。齊慢應曰。是恐未便。墨洛可夫曰。請公飽嘗牢獄中風味。稍殺虐人之凶焰。亦佳。右壁之第三架。有水。有麪包。公可無憂飢渴。莫斯科總督之名位。固尊榮。若鮑立司直么麼耳。乃呼齊林四開同上。余躍起。止。齊曰。置我於此。不求歸宿。汝必不可去。墨洛可夫叱曰。止。仰視之。手槍去。余頭才咫尺。余知此人野蠻無人性。不可與較。乃問齊曰。究欲余承何語。曰。待汝承之。乃去。

彼等所爲。其原因必非淺鮮。陡憶巴黎報。載大公鮑立司將自莫斯科至利渥洛。此公殘忍。誠有如彼所云。慘無人理。舉動招人耳目。今乃悟人之優待余。瞰伺余者。皆以余爲鮑立司故也。卽前至桃麗娃家中。其母女情形隱約。處處可

疑。殆其家曾被鮑立司之殘賊。身負大仇。女以報復之心切。弗察余之真誠。遽
貢身獻媚。冀洩其冤。志亦苦矣。獨余以貌似之故。而身爲鮑立司受辜。甯不冤
耶。

第六章

悶坐默念。以無辜無孽之人。誤拘石窖。將謂一二語可以冰釋。乃二人狂僻。不
能理喻。窖中陰寒污穢。斷難久居。縱沉冤可雪。恐時不待人。及至水落石出之
時。而我命已離人世。嗟乎。桃麗娃以芳姿豔質。不知自重。投身逆黨。似以一時
昏迷。自投羅網。咎固奚辭。然彼獨何心。不一加審辨。遽肆很毒。一至於此。且彼
與墨洛可夫。似有婚約。果爾。則妖物不祥。罪且不容於死。墨洛可夫卑鄙無賴。
甯知氣節。今茲助虐逼人。大抵亦爲女耳。齊林四開面目。可憎。然凝重安詳。不
難與之剖白。乃今日所爲。亦頗固執。何也。

萬籟俱寂。神喪身疲。而飢渴逼人。不復可耐。暗中摸索。於架上得水瓶。麪包。且
有蠟燭。乃燃燭。飲水。食麪包少許。粗惡不堪下嚥。視時計。方指五點。蓋爲晝爲

夜。固茫然弗辨也。由是時寤時醒。顛倒昏迷。百計思維。謀所以出此毒窖者。卒不可得。而人世光陰。不知已度幾許。

忽頭上足聲。眼前燈影。則齊林四開已探首洞口。作笑聲曰。請太公安。苟大公厚我者。敢請進謁。余亦報之曰。安不安。汝當自知。余固正身以延友。余者二人下。墨洛可夫曰。想大公從違已定。余曰。汝仍強以余爲鮑立司耶。曰。報紙風行。天下之人。誰不知大公到此。我等甯敢厚誣。余曰。大公若來。汝當得志。曰。我等固已迎大公到此。余曰。談密道夫。汝之咖啡極佳。但以之飲我。未免可惜。曰。汝猶利口。齊林四開曰。大公明察。舉國之人。誰無患悃。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爲稍抒冤忿耳。公苟憐此下情。承其實在。一拯危獨。則幸甚。余曰。承若何。不承若何。曰。承。汝爲鮑立司無疑。不承。願爲刎頸剖腹之友。生死係之。余思此言用意深而酷。殆將羅致我也。憤然曰。真耶。設余入汝黨。將何爲。曰。非也。惟須大公稍助之力。余曰。是實難能。曰。圖難能之事者。必以難能之力。鮑立司須知數爾之罪。而科之責。實未爲過。墨洛可夫嗥然若無賴之酗酒者。曰。此間非俄地。汝之權

力不能出一身。必不承。殺無赦。余謂齊林四開曰。談密道夫迫人於危。誠俄人也。墨曰。母若弱婦之嘗膽。刺刺不休。談密道夫已死。但遺其革靴。被於墨洛可夫之足。余曰。能人遽死。乃僅遺其革靴耶。曰。遺革靴以賜佞賊鮑立司。稍洩怨憤耳。齊林四開曰。無妄語費時。置要事於不問。余曰。余費時於此久矣。汝乃欲與余爭性命。曰。然。將就汝之身。一究拔雪兒茂司開。及其友搜及司派克洛夫之生死。余曰。余實茫然。拔雪兒茂司開者。果何人耶。曰。爲桃麗娃之弟。當世熱誠志士。肄業於莫斯科大學。汝之巡警。突入其宿舍。搜其函牘。不問是非。遽執而置之獄。其友派克洛夫等數人。因而波及。自是而後。音跡遂杳。余曰。爲叛逆故耶。曰。惡官汚吏。恨其害己。故目爲叛逆。茲亦無暇深辯。惟爾鮑立司之生死。實係於彼。余曰。余非鮑立司。奈何。齊毅然曰。母太固執。墨洛可夫曰。汝必固執。終不得出此窖。余曰。汝等果明醒。何必非其人而強是之。汝等爲此。於事奚益。齊林四開曰。是皆汝等逼我爲此。我固飽經暗牢殘酷。必一旦將大皇帝大公。爵慘無人理之賊民虐政。鋤滅淨盡。復我民權。使通國皆得自由。於願始遂。余

曰。甚願此時期速至。曰。必有是日。但茲尙非其時。今日之事。汝將若何。余曰。拔雪兒果何由被捕。曰。毋作僞。豈遽忘耶。墨洛可夫曰。汝恃宗室之親。與獨夫同惡相濟。偏置惡吏。賊害良民。拔雪兒之被執。由汝等誣以暗殺耳。余曰。如汝言。將求余赦人之殺余者耶。曰。責汝爲此。何言求。固執而不悟。爲不惜命。余曰。何謂不惜命。苟能救人。何必不爲。齊林四開曰。汝允耶。余曰。允將若何。曰。以一紙書去。則拔雪兒諸人活矣。余曰。彼等安在。曰。弗假惺惺。彼所在。當問汝。置人於深牢暗獄。以爲足以殺人。不知人且因而增其智識。汝果不知其所在。則電問莫斯科。是奚難者。余曰。發電不難。但汝之出此。爲救人也。救人者必究實在。豈容鹵莽從事。果如所言。匪特不足以救之。且將以是速其死。齊林四開。汝明人也。胡不察余之真實。余非鮑立司。并不知此事之底蘊。而貿然爲此。汝謂其效用將若何。墨洛可夫曰。固知汝非虛妄。但余識汝爲鮑立司。余曰。告汝以實。不信。奈何。曰。汝終不願活拔雪兒諸人耶。余曰。無術。墨謂齊曰。居此無益。徒擾大公。甯暫退。想大公必有妙法。以遂我所欲。又睨余曰。昨夜余於匯中游。頗有所

得。樂甚。余曰。汝誠幸。則又揚揚作得意色。曰。誠哉。幸福殊不淺。我已遂所願矣。言畢。登梯。招齊林四開。余止齊曰。勿去。汝爭執以余爲鮑立司。置之死地。不事歸宿。余又無術破汝疑。必爭執不已。殺之可也。墨洛可夫振槍曰。談何容易。稍動者。試此。余曰。汝手槍之威。不若咖啡爲甚。曰。固欲汝試之。余謂齊林四開曰。孤身到此。逆旅無人。汝苟到余宿舍。一視余之行篋。則真僞立辨矣。曰。是餌我也。我甯顛愚若是。墨洛可夫曰。蒙脫楷洛。豈乏汝之惡黨。誰肯往彼以納命。余曰。是則余之術窮矣。曰。何不電告莫斯科。余曰。狂愚不悟。不以電告莫斯科爲害耶。曰。無論如何。終願大公設一妙法。余搖首弗應。齊林四開登梯去。而余之希望又告終。

第七章

時眠時覺。無見無聞。如是者。又不知經時幾許。默計狂徒再來。復將擾余作何狀。忽洞開梯下。齊林四開自外語曰。請君登梯。余疑其恨余不承。將變術以窘辱之也。問曰。登梯何爲。事已明耶。曰。然。今所爲。將踐我言耳。余乃力振疲困。升

梯。首甫出洞。二人左右立。引余臂上升。夾道甚窄。燈光不明。齊林四開曰。君言固欲出此窖。幸君體無傷。茲且導君出。余曰。謂余無傷。謝汝虛頌。墨洛可夫默。默不語。齊出巾遮余目。左右挾余以行。甚速。暗中覺察。盡夾道。門關入室。四周寂靜。惟聞履底擊石聲。復啟鑰。前行。頓覺清空寒冷。徧體血脈潮湧。苟非二人挾余行。必且倒地。默謝上蒼垂佑。再吸人間自由氣矣。

行道甚複。時左時右。勢若登山。久之。升石級止。齊林四開曰。至矣。然君須少待。方可自由。乃脫臂去。余身顫股栗。幾至顛覆。且知立處必屬危地。少待。去巾。噫。此何境耶。夜色沉沉。萬籟無聲。月影徹地。霜華瀉天。道途偪仄。方向迷茫。乃徐步尋途。經許多之探究。始抵旅舍。將謂形容憔悴。必致動人疑問。而門者視若無覩。略不介懷。嘻。詎此地此情。乃數見不鮮者耶。

翌日。朝暾入室。困憊猶莫能興。召侍者命備浴水。叩以時日。始知陷身窖中者。足三晝夜。不禁憤火中燒。尋思如此深仇。安能不報。鮑立司及其隨從。必已到。此一舉發。如彼凶橫。搜索連誅。此間必興大獄。齊林四開及墨洛可夫二人。余

固恨之刺骨。卽不被獲。斷不敢再滯於此。余恨亦可稍洩。若桃麗娃同惡相濟。罪亦難辭。然區區一弱女子。有何的見。安知不爲二人所惑。苟因此玉石俱焚。余心又稍覺不忍。旋檢囊中物。無所缺。中雜一函。曰。蘭夢德君啟。書法端正。從未經見。亟啟之。書曰。

蘭夢德君鑒。邇以蒙昧失察。陷君於危。自維罪戾。擢髮難數。雖五體投地。叩頭如搗。不足宥也。雖然。以君之貌似神似。卽熟識鮑立司者。將弗能辨。況以俄語之精純。又如是耶。君苟平心息氣。一究致禍之原。則妾之罪。或可稍從末減。至於深情未報。厚意難酬。實非妾之本心。轉若妾之真意。嗟乎。命不猶人。恨難填海。幸君廣如天之仁。感且不朽。妾桃麗娃茂司開上。

纏綿悱惻。言外見旨。把箋接吻。不禁憤怨頓除。轉恨己貌之酷似他人。致誤其事。余苟不至此。彼俄國貴族中。不且將少一巨孽耶。然彼所謀不遂。甯肯中止。計必以陷余之術。從事鮑立司耳。

旣浴就食。安步到匯。一抒積困。且訪陷余者之動靜。旣至。聞者。接應者。及凡余

先見之職員。均略一頓首。不復如前時之莊肅矣。周行諸室。無所見。乃小博片時。時鄰局博興豪舉。環而觀者數重。瞥見一人起立。聲音笑貌。絕似余從鏡中常見者。彼見余。亦大驚異。凝視良久。輕語其侶。既而一笑。出局去。

余時中心忐忑。不知所可。思一舉發。則彼密黨陰謀。且立覆。復此深仇。易如反掌。但墨洛可夫一無賴鄙夫。成之殺之。無足惜。而齊林四開則忼俠颯爽。其性情與余多相似。余且樂與之友。苟雍其如猬之髯。我英國民黨中。若而人者亦不少。鮑立司陰鷲很戾。結怨於茂世開氏。深毒至不可解。桃麗娃以急欲報仇。故因而致誤。然味其信。既一再自認其咎。謝罪不遑。余何忍不諒其苦衷。更從而下石耶。揆度既久。決然舍之。不復深求。

第八章

匯中既不獲女之蹤跡。徬徨不甯。出其書。反覆諷誦。覺難宣之意。溢於言表。不禁悵然若失。意此女必不遽離此地。乃僱車如其別墅。既至。窗戶盡閉。聲息寂然。掣鈴久之。一樞僕襜褕之老媪啟門出。余曰。姑娘在家否。媪語喋喋若鳥聲。

答曰。姑娘侍老夫人往意大利矣。又某君者。與之偕行。君豈爲本家之友人耶。余以弗郎克二枚給之曰。余固爲若主人之老友。以適出游。不知若主人赴意大利。想彼情形必甚匆遽。曰。然。昨晨老夫人語老媪。將於下午首途。往返需一星期。夫人病劇甚。而情形則甚促也。余曰。汝言某君何人也。曰。某君貌秀而髭清。與我家姑娘。不啻一對玉人。不久當行婚禮。余聞言。殊懊喪。漫聲曰。唯。遂退。余之出險。鮑立司之來。揆之常情。彼懼禍遠颺。亦意中事。然不察余之誠款。并棄其不可解之深仇。是必有間余者。居中唆弄。使遠余耳。噫。墨洛可夫卑鄙無恥。徒以愛女故。暫附陰謀。豈有真性情耶。

蒙脫楷洛風景固佳。然觸物懷人。徒增懊惱。聞鮑立司滯此需兩月。余以鬱悶無聊。時過衆匯。每至。必遇鮑立司偕一女郎同行。余且時與接席。覺渠意態容貌。與余絕無差忒。鮑立司之母。爲德意志產。故吐音亦極相似也。旁觀者都嘖嘖。詫爲神似。是猶臧獲被主人衣。以眩人耳目。聞之適增慚怍耳。余時造女別墅。所見祇一老媪。知女家極殷實。自女之出。竟無一字相寄。由是

愁悵轉增。而欲見之忱益切。謂苟相見。可以傾所欲言。女必納余肺腑。庶余之情意。不爲虛擲。如是明求暗訪。爲時又越一星期。

杏格洛司者。海濱也。余以遣悶故。數行其處。遙瞻海波接天。清曠彌望。恰似玉人態度。因思苟女之靈府澄澈。亦若此者。必能洞余忱悃。遂余之求。一日夕陽西下。夜色晞微。躑躅海隅。遂意忘返。瞥見一女逼近灘次。飄瞥疾行。絕不旁睇。顧其行雖疾。而自後察其神態。一若卽余所朝夕念念不忘者。急躡之。縱不見其面。相其背。輕倩窈窕。得未曾有。出懷燈燭之。髮髮修淨。竟宛然余心意中之玉人也。

審度既切。狂追而前。將及。以法語語之曰。請止玉趾。女若驚。面海答曰。君誤矣。與君從未相識。余曰。卿非桃麗娃耶。女乃顧余曰。君耶。余曰。然。訪卿久矣。女按手胸次。玉容陡變。微聲曰。君意若何。將窮治妾耶。余曰。爲勢甚易。顧意殊不忍。女曰。妾等陷君。實事勢使然。余曰。余特不忍於卿耳。縱卿忘余。余固不能置卿不念。曰。妾陰險寡情。荷君之赦。而又不棄之。君意果何屬。余曰。余惟不以卿爲

陰險寡情。故赦之。曰：然則若齊林四開與墨洛可夫若何。妾等獲罪於君。每一念及。輒自戰慄。雖殺身不足以贖大戾。惟望君鑒妾苦衷。憐而恕之。余曰：余受挫辱。誠誤於卿之苦衷。獨恨卿秀慧若此。乃不諒人意。曰：妾罪深重。理無可恕。且亦無面見君。君須知妾弟失而老母病。至今爲時已久。生死莫明。惡吏文致。誣爲暗殺。然弟年僅十八。妾固孩提喚咻之。一身飽暖之需人。烏知大事。以賦性抗直。用受厚誣。余曰：將誣之爲暗殺鮑立司耶。曰：警吏之報告然耳。拔雪兒急公任事。富於革命精神。醉心立憲。今之明達人也。往者所肄業之大學。三被查檢。且遭警吏之指摘。人多勸其養晦。拔雪兒特有公理。一不之省。遂及於難。余曰：對簿時作何語。曰：惡吏詭秘。疑有不利於己者。逮後密訊。刑逼慘毒。無所不至。外人烏知者。鮑立司恃勢肆毒。嗜殺無厭。其一身之原質。乃聚合凶很殘毒而成。甯計天理。妾家爲莫斯科巨閥。妾父故爲聞人。故知之最切。君嘗言妾初見君。容顏慘變。蓋卽疑君爲鮑立司也。嗣察君聲音笑貌。無一不與鮑立司同。又經齊林四開與墨洛可夫從旁慫恿。遂到底下此辣手。余曰：何謂到底。女

注目凝視。遲疑不答。既而曰。非也。妾以君之誠款。不敢必君爲鮑立司。并不敢謂齊林四開及墨洛可夫之言爲的確。且爲分解。彼等大不信。笑妾被愚。且言鮑立司嗜色。苟遇悅意者。必百計籠絡。一如君之於妾。然旋得旋棄。爲其污辱者。不知凡幾。妾合目尋思。以愛弟之故。遂決然爲此而不疑。

余曰。卿言誠實。何無毫末信余之真摯。曰。有之。祇以報復之心勝。故君愈誠懇。妾愈怨恨。鮑立司精英語。據其素行。以與君之遇。妾者相對照。覺君所爲。實百僞而無一真。余曰。百事可僞。約爲婚姻。亦可僞乎。曰。固知鮑立司已有室。因愈覺君所爲者。乃虛媚。適足以證其僞耳。余曰。今將若何。曰。乞君寬宥。毋以難堪者相加。余曰。余固恕卿。且所求於卿者。亦無難堪。曰。君誠仁厚。感甚。妾不足齒。幸勿以此事爲念。余曰。實不能捨置此事。女搖首歎曰。此事實難。妾薄命。一身消受之不足。何敢分其苦累及無辜。求君斷此情魔。勿復戀戀。俾我兩人之蹤跡。永弗相步。余曰。余弗願。奈何。曰。棄置爲佳。君誠長者。妾陰很冒險不祥之物也。君甯許妾所爲。既又悽然曰。茲事危迫不仁。妾豈樂於爲此。不計後來結局。

而所以決然爲之者。爲救愛弟。救愛弟。卽所以救老母耳。余曰。桃麗娃。卿誠可憐。女乃發出極痛心極悲感之音。言曰。幸君寬恕。今別矣。言已。瞥然行。

余急隨之。曰。與卿偕行。且勿過戚。余滿懷抑鬱。會未稍抒。何忍遽別。況卿今日處境綦危。同事需人。苟不以不才見棄。當爲卿之故。力助一臂。余無所諱。飄泊一身。空無所有。所足以相示者。愛情耳。須知同心之德。足以斷金。事之成敗。天實司之。女聞言悲不自勝。曰。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余曰。何謂。則毅然曰。蒙君覆幬。納身不足以報大德。然妾不作感激語。致君誤會。妾實不能周旋於二情人間。致彼此因愛情結怨恨。君不必用情於不能報情之人。必捨妾。勿再擾。余曰。卿終不余愛耶。曰。妾已定終身之約。言盡於此矣。余大懊喪。曰。屬何人。曰。墨洛可夫。言時。又若甚失意者。余曰。墨洛可夫真有幸福。女夷然曰。苟了世事。不足以示他人。余曰。余猶未能深信。曰。何故弗信。余曰。卿婚事。余本無權干涉。但觀卿之意。似有不足於彼者。則曷若勿嫁爲佳。曰。君言殊刻。余曰。他日當有以語卿。曰。何計他日。從此別矣。余曰。何遽云別。余以天命不佑。歷世連遭。然從

未懊喪若此。今我兩人之遇。必有前緣。女憤然曰。何緣之有。余曰。此難言。縱不得於天。亦當以人力致之。曰。然則以天意棄之。妾飄泊無依。不啻身坐破舟。隨波逐浪於浩無涯。埃之巨浸。此後身家。且不可保。余曰。何不急止。將不計其危耶。曰。固知其危。且已飽嘗險阻。然弟命難知。何能中止。妾惟有竭能盡悴。而後已耳。余曰。卿將復歸俄國耶。曰。如不得已。必歸。

余忽舒泰。希望復生。語之曰。靜聽余言。勿稍誤會。余非儉夫。實愛卿。冀成伉儷。既卿有成約。卽亦弗強。幸卿於未嫁之前。締余爲友。願竭余熱誠。謀所以出令弟者。曰。不可。不可。妾何敢煩君。君非妾黨中人。身無恐怖。何苦自投羅網。余曰。余豈絕無希望。苟爲卿一盡余忱悃。亦莫大之榮幸也。女復搖首曰。君爲妾受虐已深。果如所言。是重妾之感。益妾之罪。此事斷不可爲。余曰。雖然。終冀卿友。余乃強納名刺。告以寓址。維時偕行。已歷數街。將及市。過路燈。女忽墜一巾帕。余爲拾之。起視女已轉他路。隱約見一人俟於路之對旁。匿身暗隅。余曰。卿失巾帕。女愕然曰。謝君。於是默行。人經一街。余曰。彼匿身暗隅者。何人。曰。友人也。

祭曰。卿殆以巾帕爲信物耶。曰。君意若何。妾遭家多難。不得已投身密黨。舉動詭祕。近之不祥。請君決然絕之。弗爲情迷。今實不能不與君別。請從此辭。余戚然曰。卿將與余永別耶。曰。永別爲佳。妾不久將他適。余曰。何往。曰。此則不能告君。於是黯然遂別。

第九章

忍萬般悽楚。快快返寓。尋思與女交際。雖未十分絕望。然欲達余願。亦復大難。彼以弟失母病。千磨百折。不能自己。究其終局。不堪設想。拔雪兒蟄居專制政體之下。制行不密。遺累身家。不知同謀者尙有何人。齊林四開固多心計。乃欲以少數人之微權。抵抗殘酷不仁之凶焰。何往而不遭顛覆。不知女又何自而與之爲伍。若墨洛可夫者。則凶暴殘很。謂爲色厲內荏之小人。實非苛論。究其量。不過一肆野蠻之凶橫已耳。甯肯許友以死。彼等所爲。與余略無關係。決然捨之。奚不可者。然以此娟娟好女子。余實親之愛之。若坐視其赴湯蹈火。一不援手。余又曷忍。

翌日散步海濱。復周歷前夕送女諸路。今茲所爲。蓋欲憑余所得各種社會之經歷。一探彼等動靜。聊以遣愁。終亦無有端倪。及晚而歸。進餐頗適口。膳後入吸煙室。一侍者入。言有友人見訪。顧不通姓名。又不投刺。余於此間。無一熟友。訪余者不知究爲誰氏。姑命延入。時室中法國侍者二人。小作葉子戲。未幾侍者導客入。客衣深黑大衣。面有晦色。新整容。手執帽。導客之侍者退。余起逆之。曰。承君枉顧。客曰。蒙接納。余凝視之。容貌甚異。眼作灰色。曰。曾相識耶。曰。然。余曰。初自蒙脫楷洛識君耳。曰。然。余揖之曰。齊林四開君。客微笑曰。能識我。佩君眼力。余曰。君本虬髯者。齊目二侍者低聲曰。僕雍髯屢矣。今茲相訪。願與君作密談可乎。余曰。臥室爲便。乃導之登樓。齊從之。躡足甚輕。入室。遜坐。余曰。君今不疑余爲鮑立司耶。齊微笑曰。狂率不察。開罪良多。深自負疚。然天下無獨有偶。至於如此。亦大奇事。實言之。卽今猶不能無疑。余曰。因貌致危。余之不幸也。乃進煙卷。齊以皓白之齒。去煙尖。與之火。吸煙舉止閒靜。告余曰。蘭夢德君諒之。歉仄之忱。匪言可表。君寬不可解之深冤。雅度殊不可

及僕心銘感。誠無異於余表弟。余曰。令表弟爲誰。曰。桃麗娃茂司開也。渠父爲僕舅氏。僕年遠長於彼。飽經危難。以能自排遣。故容顏若不甚老。余曰。俄國之士。當與君有同慨。齊穆然曰。惟明達之士爲然耳。君制行敦篤。交桃麗娃甚佳。僕等失檢。好事多磨。僕爲彼至戚。謹代轉達歉忱。齊林四開吐辭清雋。閒雅爽氣迎人。余頓忘宿怨。曰。無須。曰。君以無辜遭此奇禍。乃不思所以報耶。余曰。余前已爲彼言之矣。曰。爲不忍於桃麗娃歟。余曰。不敢隱飾。幸鑒鄙忱。曰。君言太重。僕則謂苟有深情厚愛於是人者。必不愒然捨置。余曰。桃麗娃已與墨洛可夫有終身之約。信否。齊駭愕曰。墨洛可夫耶。是爲酒博之徒。必不見愛於桃麗娃。余曰。彼親爲余言之。君殆以此調余耳。曰。墨洛可夫誠闕茸。然樸實有氣節。徒以情愛故。不惜危身以急我表弟之難者。余曰。君言余滋不解。曰。無他。桃麗娃篤於友于。以弟陷入惡吏手。大悲喪。墨洛可夫竭忠赴難。不顧其身。余曰。是爲報酬也。今拔雪兒囚於俄。墨洛可夫酗酒肆博於蒙脫楷洛。竭忠赴難者。固如是耶。曰。自拔雪兒被逮。至今六閱月。桃麗娃侍其母。潛居於稅資。邇知鮑立

司將游利渥洛。僕乃招之來。謀所事。墨洛可夫本非僕黨中人。以情愛故。捨身援助。余曰。茲事殊不妥。曰。固非明仗交戰也。以草莽微權。與賊民者爭。一旦之性命。所恃者智耳。若因此警惕。去其殘賊。解萬衆之倒懸。雖犧牲一身。所不敢辭。人縱至無能。寧有蜷伏不動。一任賊我者之搗炙。凡僕所爲。彼民賊所深惡。而欲殺者也。惟彼愈欲殺。僕愈反對。彼其奈我何。桃麗娃以愛弟故。身冒萬險。冀得一當以救之出。若是者。君謂之何。余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謂能如願以償耶。曰。作如是想者。直漠不相關耳。余曰。余所知者。不過爾爾。豈君復有他計歟。齊凝目注視。狀甚懇摯。曰。大有計在。乞恕坦直。事勢甚危促。勿作泛語。須知事成。可得稱心適意之美婦。余曰。固係美談。亦屬奇事。曰。惟奇人。斯有奇事。苟非勇敢有爲。不能從事於此。余曰。何謂。曰。君若果愛桃麗娃。何不竭誠以得之。余曰。將要余假英公使力。以成其事耶。曰。否否。非若是也。僕曾爲謀國民幸福。犯政界公罪。被禁於開夫。深惡獨夫政體。立憲猶不足爲。必使國民執監督行政權。於願始遂。生平恩怨分明。所受於鮑立司及其監軍格洛馬夫之怨毒。不

報復不釋也。余曰：君志願宏大，奈彼獨夫惡吏不容君何？曰：此僕所以行蹤詭秘。若田鼠之避人，恐一旦失足，反爲彼民賊所笑耳。

余笑曰：君謀報復，需僕何爲？齊肅然曰：僕有一計。君若信納，將奉君以數日之尊榮，出拔雪兒以還其母兄，則茂司開氏感君不朽矣。余曰：蒙君見重，特恐無能爲役。曰：審君肝膽，必不怯懦。余曰：受君苛虐已深，不敢再承雅命。齊奮起毅然曰：幸君爲榮譽一行，余頗覺煩擾，止之曰：余固深恥非分之虛榮，齊乃自語曰：事誠非易，且不免有西比利亞之行。余曰：危哉，危哉。曰：請君以富貴尊榮勉爲之。余曰：不過爲革命黨徒耳，是烏足以歆我。曰：非也，請君一爲大公鮑立司，且攝莫斯科督篆。余曰：君乃具大權，可以爵人者耶？狂僻若是，直癩發耳。曰：所爲溢分，似乎癩發，然僕固用之以出開夫，從而逸者十人，狂亦未必僨事。既願犧牲一身，爲萬民求幸福，何怯爲。

齊林四開激昂慷慨，意氣發揚，實足歆動人意。余因曰：姑言其方。曰：畏蕙者，不足，以圖急難，惟進取爲有濟耳。自君至此，人之向君者作何狀。余曰：鮑立司未

來。人皆大公我也。曰。僕需君不過二三日。僞爲鮑立司。赴莫斯科謀所事。事必濟。且無危。余奮然起曰。咄。是何言。玩余若是。豈以余顛狂亦若爾耶。曰。固知非有鐵血劍膽者不能。余曰。余非其人。且以若所爲。其危險更甚於前日事。曰。前日事敗於誤。否則弋之必獲。僕且弋其真者。余曰。實告君。苟可圖。必相助。其如此計有百危而無一安。何。齊笑曰。君納吾矣。願非此不能成事。君勿疑慮。余曰。君非愚昧。胡冒率若此。曾與桃麗娃酌議否。曰。然。渠始亦謂爲非計。經僕開導。以救弟之難。卽亦弗阻。事機危迫。當疾如狡兔。遲卽敗矣。余曰。道途旣遠。步步阻礙。奈何。曰。無害。法令由總督出。鮑立司之屬。素懾其威。以君神似。卽稍錯誤。誰敢疑貳。此間官吏及僕等。日印鮑立司容貌於腦中者。猶被眩惑。其他可知。想君亦曾親見之。果與之有稍異否。余曰。余與鮑立司果無少異。但此計太冒險。恐必無成。而強以寶貴之生命。自投法網。余不爲也。曰。君必不爲。僕甚爲君惜。君固以冒險進取名聖彼得堡者。今何弗爾。余曰。是猶賭博者。以一身爲孤注耳。余雖蒙昧。甯不計樺太島之寒冰。輕身一擲耶。曰。樺太島未必。或者。此語至止

余曰。或者若何。齊歎曰。無他。君不俯就。此事奈何。僕去矣。幸君三思之。於是執帽鞠躬去。

第十章

齊林四開既去。余乃開窗。吸煙。憑欄流眺。海天遙接。寂靜無聲。明月徹地。輕風襲人。默想俄國政體專制。甲令森嚴。鮑立司以皇室近支。留守莫斯科。生殺與奪。威懾萬民。布置既嚴。鋒勢難犯。齊林四開虎口餘生。不思戢抑。甚欲強一無親無故之異邦人。入不測之地。救一素不相識生死莫明之拔雪兒。已則犯罪。又欲累人。余苟好奇。歆此數日之虛榮。同謀濟惡。直是自尋煩惱耳。齊林四開固沉毅有機智。乃異想天開。不計斧鑕。出此不可思議之奇計。無異脫帽露頂。猛觸堅牆。不死不止也。使天下而猶有秩序。立憲民權之國。猶且惡之。況爲大地第一等專制之國耶。今而知西比利亞礦道地窖中。纍纍囚徒。數以千百。大抵皆此輩致之耳。至於余定力素豐。決不爲之搖惑。然而愛戀之情。哀矜之念。紛至沓來。胸中如波濤起落。萬千丈洶湧不止。頓覺俄傾之間。神經替亂。雖烈

風猛雨。天地晦冥。不足以狀其萬一。

於是閉窗加衣。出館沿海步月。天空氣爽。煩悶頓釋。凡人患肺火風溼。一吸地中海空氣。惡症無不消除。余所以樂此不倦也。因思大造無心。弗間賢愚。以施雨露。世人混混。機變相尋。試經此皓月清風。一體大造好生之心。則殺機自當泯滅。

顧余每當碧海澄澄。微風嫋嫋。必思及桃麗娃。一若聞嬌聲呼余名者。蓋其風姿綽約。亭亭深印余腦中。稍有所觸。卽涉幻想。雖力加遏抑。弗能祛也。又因桃麗娃。而及其弟拔雪兒。呻吟頓楚於深牢暗獄中。不知作何景象。迴腸九轉。宛若轆轤。初不解余與桃麗娃有何因緣。乃纏綿不解若此。豈因此將再歷一番磨折耶。然一念及墨洛可夫居中阻梗。卽又索然氣沮。

遂意放步。不計路程。瞥見一警官侍余側。致敬曰。大公逸趣。遠市夜游。余乃省悟。察其辭。寓警覺意。乃笑謂之曰。爾知我乎。曰。然。固視大公經及梯澳到此。余曰。然則爾躡余來乎。曰。謹衛大公至此。余以弗郎克五枚給之。曰。爾何以知余

至此。乃隨之來。曰。謹守職任。不敢稍慢。余曰。善。爾能守職。言已。回步。隨途反顧。則猶遙躡。余後不止。列國貴官游歷。警吏例當隨從。鮑立司素以冒險聞。然淹滯過久。屬下必倉皇尋覓。警電紛馳。此吏裝束類警署。特別派遣。密衛鮑立司。而誤認余者。然又安知非齊林四開故作此狡猾手段。以挪揄余耶。

歸寓就枕。覺媚余者。迫余者。美人飄瞥之狀。馳於眼簾。囚徒鐙鑼之聲。擊於耳鼓。心繁緒亂。不能安枕。天黎明。卽起。略閱小說。強作排遣。晨餐後。散步郊外。冀再遇齊林四開。相與一談衷曲。綜言之。彼以反對政府。行藏詭秘。然肝膽照人。急公好義。余深佩之。且欲因以一探桃麗娃情況。向午返寓。意緒蕭索。悵悵若有所失。

下午。齊林四開訪余於寓。裝束一如上夜。延入臥室。余曰。不意君今復過我。曰。僕意君必甚盼之耳。余乃掣鈴召侍者入。命製咖啡。供之。曰。縱不如談密道夫所製之佳。味當不惡。曰。君猶不免介介耶。余曰。君爲余當若何。曰。昨夜所陳。曾籌畫否。余笑曰。奇計奇計。足供狂嘯。曰。是非用以供狂嘯。自勇者視之。亦尋常。

耳。余曰。余非其人。曰。勉爲之。余色然曰。不計事勢。汝真莽夫。凡事必問終局。計苟敗。奈何。曰。敗則服罪。願萬無敗理。否則僕何必殘生若是。莫斯科之情形。鮑立司之宮闈。知之審矣。凡君所慮。特不知僕作用之妙耳。他日功滿圓成。所以報君者。當一如君之勞績。余曰。何謂。曰。是美談也。蘭夢德君。願與僕一訪。翻立斯否。逸地乎。彼卽桃麗娃之所居也。余曰。桃麗娃果在此耶。余當訪之。彼於茲事。作何語。曰。亦謂所計太險。不願君行。余曰。是聰明人語。而君猶刺刺不休。何也。曰。然則君之不往。爲恐重違其意歟。余曰。毋肆謔言。遂相偕出寓。

桃麗娃性情溫婉。爲前事負歎至深。斷不至爲弟重禍於余。然人心叵測。齊林四開如此慇懃。安知非暗中佈置。以余爲孤注。余苟稍不慎。不且繭絲自縛耶。因語之曰。鮑立司政事繁劇。今茲出游。電郵必甚密。果行此計。恐一涉境。即被執矣。曰。彼游期甚暫。電郵必鮮。余思彼不自知其謬妄。強擬人以不通電郵。可嗤孰甚。曰。君真一身都是膽。果有把握否。曰。鮑立司酒色徒也。稍羈縻。卽被惑。易與耳。

言次及女郎入室。少待。女出現驚駭狀。齊林四開誑之曰。感大公寬仁。屈尊訪汝。女凝視不語。余爲失笑。女亦笑。握余手曰。作此惡劇。嚇煞妾矣。乃相將坐。道寒暄。齊林四開不能耐。漸入正題。女若不欲聞。語余曰。蘭夢德君。妾表兄。熱誠過度。憂患飽經。所惜理想太奇。不能見諸實行耳。此計凶險。妾不忍再以巨禍貽君。君必勿往。齊林四開批疑導竅。詞意銳利。歷舉所經。以相比例。清辯滔滔。至動人聽。且言鮑立司夫人方攜其子女。避寒於濁辣米。果銳意前往。不存畏懼。必無害。有機弗乘。後悔奚及。拔雪兒沉淪海底。從此無一面矣。女固執不聽。曰。此計必不可行。而拔雪兒必須救。妾當自往圖之。言時氣急面頰。若不勝悲。齊林四開曰。爾往。益招人耳目。是飛蛾撲火也。果此計必不愜意。當另籌別策。余時旁坐不語。默思彼等各執所見。莫衷一是。真耶僞耶。將引余自入其計中。以投於不可知之地耶。此事行之必無生理。然以如花似玉。深情密致之可人。當此求生無路之時。雖鐵石人猶將憐惜。余何忍袖手而視。爾時天人交戰。不知一身所居何地。轉視女。則凝眸脈脈。淒楚至不可狀。不禁英雄氣短。兒女情

長。邊語女曰。余於此中毫無閱歷。而心實憐憫。無異切膚。齊君經驗有得。鮑立司夫婦又出游。則此計宜若可行。女曰。不可。不可。君勿妄爲。齊林四開曰。何其怯也。余謂齊曰。君勿太兒戲。一失著。滿盤皆錯。

幕聞掣鈴聲甚急。齊林四開忽告辭出。隨掩門。女曰。計詭而行險。君必勿往。余曰。卿何以阻余而欲自行。弗答。余曰。懼余耶。又弗答。余曰。何庸懼。必告余以究竟。乃凝視余曰。君受苦深矣。妾等皆陰險人。所爲多不利於君。君必遠離。勿沾戀。余曰。如必見棄。離卿可。不戀卿不可。卿等皆陰險。信然。顧余何人耶。世皆棄我。尠儔寡歡。女聞言。又含情睨視。余驟前握其皓白如玉之手。曰。畢生無一日生存之趣。今當爲卿一行。以下將來之恬愉。女若驚若喜。曰。君竟行耶。事敗奈何。余又爲之悚然。既而曰。行矣。視天意如何耳。女遮余前。作憂慮狀。柔聲輕語曰。蘭夢德君。適不言尠儔寡歡乎。余曰。桃麗娃。卿棄余乎。女曰。君行後。妾當日夜祝禱。望君速奏凱旋。余曰。彼此心跡已明。試問卿果有愛於墨洛可夫乎。女毅然曰。是人也。妾決不愛之。乃握別。此如山似海至難得之大希望。竟爾達。

到。鬱抑頓除。快愉至於罔極。

第十一章

因情生俠。爲之履尾批鱗。居然入虎穴。得虎子。然而事後追思。當日境危勢迫。至今猶爲驚悸。且余雖遂意。彼官吏因余被黜者。何可勝計。茲將爾時所經奇象。一一陳述。以娛閱者。

余與最親愛之麗人別後。齊林四開興高采烈。至於歌蹈。一若與師之日。卽爲奏凱之時。余先經彼百勸不從。比一見桃麗娃。卽欣然就道。余之心跡。及與桃麗娃之情愫。旣爲窺破。故常隱諱以笑。余之多情。且謂余言鮑立司乘閒取樂。色欲是耽。墨洛可夫尙能事。命之留此。將以前圖余之術。轉餌鮑立司。或能羈其時日。遙爲余等行事地步。如果不生意外阻力。則二星期可以畢事。已則僞爲余之從事。卽於是夜乘黑附快車啟程。告車長。謂此行將赴意大利。車長禮余至恭順。爲設特別車。供張頗盛。

齊林四開精練絕倫。儼若老於從事。同行者。一女子。一少年。皆革命黨人物。女

子本與鮑立司同來。亦欲陰行密計。齊以此間耳目至密。招之同行。以堅人信。少年名服乃采。風致凝重。適荷受相當之教育。將來必爲國器。其父故聞人以反對政府。瘦死暗獄。服乃采年雖稚。而齊與之極浹洽。每事必與之商榷。備爲余之僕役。及中夜。車抵俄境。風霜寒冽。若可知也。女別而西。余等再北。齊林四開入告曰。僕先電致此間警務長。今彼俟於外。取公進止。公例應見之。且當知所應付。噫。余烏知應付。然茲特開幕第一齣耳。後此險阻。且有千百倍於此者。因曰。見之當無害。曰。此人無忠心於其上。絕無害。遂出。引之入。警務長折腰余前。余起伸手。前握余。甚誠敬。余效鮑立司德國音語之曰。明司開安乎。余思此間寒甚。曰。信如大公言。氣候誠大異於南方。余曰。余本不欲遽離地中海。以機密事。潛行返國。汝當慎之。凡余所在。毋使外人知。知則機密破矣。余之隨從。尙滯於南。乃指齊林四開問之曰。是爲謀立道夫。汝知乎。曰。知之。余思凡屬吏承上官旨。將順過分。至於欺罔者。類是矣。明司開曰。大公有要事。需特別車乎。余曰。不可。余爲潛歸。若所爲。是昭之也。汝須慎益加慎。勿違余旨。明唯唯。

隨鞠躬。若欲退。忽正曰。防軍長參戎末與侍於外。候大公旨。余思此人當有關係。顧齊林四開曰。爲時裕乎。齊曰。甚裕。余曰。然則見之。末興入。醉眼迷蒙。余亦接之以禮。

齊林四開引二人入別室。聞砰然開鑰塞聲。是蓋齊之妙用。將厚結之。以飭此間情況。若齊者。誠妙人也。所爲之事。於二人地位大反對。而能使之效順。甯非奇事。余挾之同行。足以壯氣。特不知鮑立司與莫斯科兩地之消息。果常通馳否耳。

停車既久。齊林四開入問曰。大公卽此車行乎。余大聲曰。必行。謀立道夫。汝何昧昧。有阻之者。殺無赦。齊鞠躬唯唯出。汽車有窗。屬吏必瞰察。故作此狀。所以慎防也。俄聞汽聲。嗚嗚。馳行甚疾。窗外風聲刮耳。雪影連天。余則重裊疊帳。暖若春和。乃祛煩慮。恬然安寤。鮑立司素行詭祕。人都莫測。且戒備又嚴。屬下懾威。不敢稍存非議。余得乘虛直搗。竟無一人致疑者。是誠作法自敝。亦專制中之怪現象也。

車將抵站。齊林四開戒。余曰。公審知莫斯科情形。必不至見疑於人。雖然。撫軍格洛馬夫。公之佐也。僕先電達。當已到站。遯公。此人狡猾多智。城府甚深。先卒業於巴爾幹大學。頗有時名。俄皇知其才。特畀重任。使監親貴。聞其與鮑立司多齟齬。實我等之大敵也。公當慎與之接。交談不可太多。且勿作德國語。以鮑立司與本國人言。多以俄語故耳。公與格洛馬夫一接談。即知此人能事。且須伺機會。以餽所欲知之事。彼如與公談政事。可諉之。長途勞瘁。委其事於僕。公於此間至尊無上。非遇緊要。儘可脫略。彼必不敢質難。膽大心細。事無不濟矣。余曰。謀立道夫。汝誠忠盡。曰。大公外交能手。不用於英。僕爲英惜。且惜公不附我黨。余曰。爾猶以余爲非爾黨人耶。曰。非也。非也。公別有命意。余曰。雖然。脫令事敗。余豈能脫此黨禍。曰。格洛馬夫雖能。烏足以測我妙計。然多言敗事。盍少休。余曰。余深慮昧於實事。致爲所窘。曰。惟有諉爲勞瘁。不談政事耳。公地位頗寬。足以偷閒愉快。余曰。余體疲甚。若真有病。奈何。曰。何至是。願公慎益加慎。須臾不可忘利害。余曰。謂西比利亞耶。曰。更有甚於此者。言次。忽汽笛徐鳴。齊笑。

曰。至矣。禮防須慎。當懷官箴。君臣名分。不可以狎。余曰。入境無沮。余殊自賀。曰。諸事皆順。復何慮。遂出。

凡患生於忽。禍起於微。語言容貌。足以愚人。而國中文事武備等政策。亦可與虛飾一時。至若起居瑣屑。斷不能愚人而虛飾。乃茫然莫明其萬一。貿然至此。天下儘多冒險。今余所爲。誠亙古所未有。是殆但尼爾搏獅手段也。余乃以兒戲目之。究其因。果何在耶。是則若余者。不愧爲大冒險。真鍾情。足以空前絕後矣。

俄而車止。余靜坐吸菸。故示閒暇。車外人聲擾擾。囂雜莫辨。忽聞齊林四開與聲音清健之一人語。旋入告曰。將軍格洛馬夫晉謁。余起立。隨見其人。身肥而短。被大衣。鬚髮已斑白。目炯炯。射齊林四開。余呼曰。將軍請入。且言且引手與握。格洛馬夫鞠躬曰。極備歡迎。余笑曰。余歸迅速。當出君意外。君體甚健。乃不爲嚴寒襲耶。格以銳利之眼光。視余曰。自公之出。日望公歸。此地雖寒。下走視之。初不異利渥洛之和暖。夫公尊容。殊未見佳。余曰。利渥洛氣候清爽。實暢余

懷。今茲速歸。實有其故。遲明當與君細談。今倦矣。盍各歸耶。復指齊林四開問之曰。是爲謀立道夫。君識否。格視齊良久。曰。不相識。余曰。是得之於華騷者。曰。大公行華騷時。似無其事。余曰。其時君不同行。故不知。余以不得已速歸。適呱立夫（鮑立司之從事）病。不能從。故寬其假。而攜謀先行也。言已。相與自車下。官吏多如鯽。魚貫雁行立。過其前。各鞠躬爲禮。余亦約答之。隨謂一小吏曰。余爲潛行。毋使外人知余蹤跡。小吏唯唯。乃與齊格二人同登一駟馬高車。車外積雪如山。昏黑中。但見凍雲彌天。陰寒凜冽。未幾抵宮門。燈光朗耀。官吏畢集。各被軍服。尊卑秩序。固自井然。而余則茫然。未能名一物。惟時鞠躬者。舉帽者。垂手重足者。導者。隨者。踳踳濟濟。伺余一身。榮莫榮於此矣。然而作僞心虛。時覺耳鼓中有聲擊之曰。狂徒膽大。予將執汝。

出人叢。一華服武員前導。及大梯。齊林四開。以臂支余登。格從之。光明華燄。氣候氤氳。儼同春夏。室中盛筵已列。不卽就食。轉入密室。乃謂格曰。余行蹤素祕。今則實有危迫。苟有外人知余歸者。余身之危。間不容髮。容當與君密商方略。

此外諸事。當命謀立道夫。隨時承布。夜深矣。明日再談。格將出。余作呵欠狀。齊林四開目視余。余曰。謀立道夫。汝明晨當早來。余之潛蹤。慎勿外洩。齊唯唯。偕服乃采出。

寄一身於高華富貴之鄉。玉架牙牀。錦幃繡幕。陳設之盛。都莫能名。而華麗之中。若涵香豔。不禁目眩神駭。回思幽拘地窖。鬱苦如何。曾不轉瞬。尊榮若是。而此間之主人。將繼余而受窖中況味。願余豈樂爲之易地耶。華屋無殊深窖。錦裯曷異針氈。卽今困憊滋深。乃就枕不能尋一夢。未幾。東方遂白。

第十二章

侵晨。齊林四開至。有喜色。入密室。隨閉門。不語。周行四壁。巡視案架。口中喃喃。多弗辨。余吸菸向大桌。倚坐靠椅中。案頭滿佈文牘。齊來往室中。按架翻閱。狀甚經意。久之。忽大忻慰。若已探得所欲者。

齊顧余肅然曰。公被此服。殊威武。亦知此服何自來。余曰。余於數襲中擇此服。乃采爲余服者。實不知其來何自。曰此爲不列孛辣與司開營軍服。鮑立司任

該營參謀。故得服之。余曰。是非彼得大帝親爲統馭者乎。曰。然。公今服此。亦將有意閱操乎。以公初歸。該營必盛飾軍容。以獻媚。果閱操者。足以一肆威福。余曰。余殊無意。君勿太放肆。曰。小作遊戲。奚不可。大權在握。雖臨萬衆。何異密居。凡我所爲。彼誠夢想不到。余曰。余不爲是。且慮春光洩漏於蒙脫楷洛耳。惟求得速離虎穴。以保生命。曰。忍之母恐。公之權實足以包羅萬有。縱蒙脫楷洛有變。先知者我也。余曰。警報必逕達其屬。奈何。曰。其屬自一從事一僕役外。尙有何人。鮑立司微服出游。身無寸柄。其從事呱立夫儒。多不贊成。乃主與大獄。我輩恣行之可也。余曰。所謀之事。何時開手。曰。近矣。僕約格洛馬夫準。十句半鐘來。余視錶。猶未報九時。齊見錶。曰。此物一何神彩。大公不可不佩此。余曰。是爲華騷之良民貢呈。余得之於服室中之抽屜者。質爲金屬。面鑄大鮑字。一大公。冕一背。爲華騷軍之徽章。其裏誌此貢品之紀念文。製式奇巧。表裏精瑩。因呼而示之。曰。謀立道夫。是物誠佳。雖然。其亦良民之脂膏也。

余問齊曰。君今者有何感觸。昨夜所爲。余殊慄慄。曰。我等所爲。首在堅人之信。

鮑立司猶滯於南。而此間皆謂已歸國。是主客易位。我等已操勝着。僕告人謂大公速歸。實爲非常之警。人皆信之。幸公縝密詳審。留此久暫。則一視此事爲何如耳。余曰。以君一人與雲佈霧。恐自余去後。莫斯科之民。將永不能見總督之面矣。曰。或如大公言。乃以一綠色紙授余曰。今當語正事。或僕疎忽。不及語公者。當於此紙中尋之。僕恐格洛馬夫老奸巨猾。與公不能無爭執。且慮公之才。不能制也。余奮然曰。惡。是何言。彼卽真知我。我亦有法使之效順。齊強笑曰。恐未必。

格洛馬夫如期至。余適背外據案。閱罪籍。齊林四開坐案旁。執筆檢記錄簿。格入。余曰。將軍坐。格曰。唯。卽鞠躬坐。與余適相對。余又閱卷。寂靜無聲。移時。置卷。謂格曰。君以余速歸爲異乎。曰。然。似有非常。余笑曰。余亦不自料。若是。君知有南考洛司齊林四開其人乎。格乾笑曰。知之甚詳。是犬逆不道。全俄第一之罪人也。余曰。該逆爲誘合大學校諸生。謀暗殺余者。惜當時竟被漏網。曰。固獲之。逆賊施狡狐迷犬計。而越牢者。余曰。聞其黨羽甚夥。公然與政府爲難。君知彼

今安在。格聞言。若知余妄。然亦姑順之曰。然彼今在建南佛。

余復閱卷曰。當時被獲者六人。若搜及司派克洛夫。及拔雪兒茂司開二人。罪情尤重。格曰。茂司開尤甚。余曰。然是非實行暗殺者乎。曰。然。余曰。逆罪彌天。當誅魁首。曰。主謀。卽南考洛司齊林四開也。余乃推卷。睜目凝視曰。然則信矣。格遽駭異曰。大公何意。余曰。近得警報。知主謀者。大有人在。非常之禍。令人震恐。故歸國之速。甚於接浙。格面色慘變。眼合成線。低聲曰。何人。余曰。齊林四開罪大惡極。格點頭。余曰。殺不可恕。又點頭。余又曰。然此人尙非貌似恭順。陰施逆策者。曰。固彰明較著之罪人也。余曰。彰明較著之惡。猶可防。孰意彼得太姆道夫爲非作惡。不下於此。格倉皇失措曰。大公謂太姆道夫耶。太姆道夫語止。余曰。非他人。卽莫斯科之府尹也。曰。謹告大公。太姆道夫忠貞亮直。大公慎勿多疑。彼決無不端之事。余曰。余豈多疑。君不知太姆道夫之子。乃革命黨徒耶。曰。大公勿怒。事固有之。但查辦清澈。不過學生兒戲。於政界毫無關涉。余捋鬚決然曰。吁。君豈不聞獵犬失靈。遂迷其嗅。守家之狗。被誘以喪厥忠。事多不可料。

也。曰。雖然。若太姆道夫者。下走敢以身家保其忠。蓋余曰。余於一星期前。由齊林四開。語未畢。格急僂曰。此狗多誑。嚴刑不足以殺其毒。公勿遽信。余曰。嚴刑不足加。適足增其機械。深惜君縱之使逸。曰。大公須知。下官究非巡警。余曰。毋諉。苟爲皇帝守土之臣者。國有非常。何一非巡警。格唯唯謝罪。

余曰。近遇一法國女子。此女子者。呱立夫知之甚詳。格聞言而笑。余曰。彼素與余政府有交誼。曾居建南佛。廣交接。所往來者。彼歐洲人多指爲俄國革命黨人。又因茂司開氏之紹介。與齊林四開結納。齊頗惑之。願愛色無傷雅事。格又笑。余曰。然而嗜色亦猶嗜酒。隱事多爲所洩。齊林四開狠戾陰譎。爲逆黨首領。以愛色故。將黨中虛實。悉以告女。知不特太姆道夫之子。陷身逆黨。卽太姆道夫且藉重權。陰濟之。將得間密縱派克洛夫及拔雪兒二人。彼法女語余若是。禍生肘腋。猝發難防。余之速歸。蓋職是故。

格洛馬夫曰。大公慎勿惑於訛言。下走與太姆道夫神交久。如彼忠悃。方且自愧弗如。余曰。君言亦是。此人平日所爲。若無可議。余豈不諒。然告余者。鑿鑿有

據。且考之平時。果有逆徒被獲而復逸去。人情反覆。我等不宜輕於信用。君責任重。須自爲地步。今須根究派克洛夫及拔雪兒二人。務使此事澈底明白。勿爲欺隱。格顛首唯諾。余曰。君意此事若何辦法。乃復視卷。若查二人寄獄所。曰。彼其遣戍乎。曰。大公寬仁。不遽加以死刑。又慮遣戍遭不測。故猶羈於此。言時。礫礫冷笑。余頗危悚。乃故作遺忘狀。問之曰。君謂余如此處置。爲太嚴乎。曰。彼爲謀弑大公。如此處置。寬仁至於極地矣。余曰。彼既猶在莫斯科。余當親自鞫讞。解之來。當無害。曰。公欲親鞫。理當解入宮門。但暗獄向例。無生出獄門者。公所知也。齊林四開旁坐默聽。至此。色變手顫。幾傾墨壺。格顧視作色。齊益窘。此爲余初次見齊之窘狀也。

余復問格曰。聞逆徒多不堪暗獄之苦。信否。曰。罪有應得。余曰。獄事若何。君當查問詳報。至余必欲親鞫。勢非得已。君果以爲然否。曰。然。惟逆徒凶橫。恐有不利於公。余曰。此必然之事。然亦不足慮。格聳肩笑。余思俄國官吏。多以刑訊而被禍者。格作此狀。殆非無故。乃曰。此事須澈底究辦。曰。一惟大公所欲焉。惟案

情重大。務宜慎密。與其解犯到此。或致意外之虞。孰若褻公尊威。就獄密究。余曰。案情重大。若此。持之愈密愈佳。乃佯作環顧狀。密察齊林四開。有許可意。遂曰。就獄密訊。殊周致。今晚即可從事。君可於晚間九時來。相與偕往。且可得所商酌。格唯唯。余又曰。余以茲事速歸。實則游興尙未盡。此案外。幸勿擾以他事。總督諸事。由君暫攝。乃以指摩眼。作倦容。格起立鞠躬。卽又弗退。余知其意。曰。盍再少坐。曰。公寬我暫退乎。余曰。然則謝君體恤。言已。伸手示握別意。格愕然。若不敢承。復鞠躬去。

第十三章

齊林四開。俟格洛馬夫去。閉門。顧余曰。不意公外交手段。如此神奇。願英君禦下。常若是其峻厲乎。余曰。然。惟我英道德優。風尙美。不以禮節之嚴。減其忱悃。欲存秩序。雖天帝不能不峻。其天澤曰。公侯政府。非大國可比。官品之制。不過爲少數人求利益耳。余歎曰。僅爲少數人求利益。天下萬國。莫不皆然。且幸而少數。不然。我與爾烏能至此。格洛馬夫心思靈敏。方將謂余南游多增閱歷。必

下他疑也。曰、僕慮公姿勢太峻。終宜稍殺。余曰、胡早不言。曰、無機也。又曰、老賊笑聲礫礫。令我驚悸。余曰、汝幾傾墨壺。不慎極矣。再若是者。余不欲汝從事矣。曰、若派克洛夫拔雪兒二人何。聞渠出此極殘忍之言。心膽俱裂。公當諒余之心。余曰、余豈不諒。但觀俄國之人。大都僅知保一身之血肉者。曰、俄國開化垂二百年。惟莫斯科之民。猶淪溺於彼得帝殺戮子民之淫毒。他省則未必盡然。余曰、君言毋乃欺余。曰、然則若僕者。公將謂之何。余謝失言。蓋齊林四開智勇超邁。尙義急公。余實親之敬之。

華宮大廈。碧瓦朱簷。身處其中。偶一游覽。則富麗繁華。耳目爲之眩暈。人生到此。誰能富貴不淫。余以偶爾鍾情。遭茲奇遇。今則眼前無欲。心下懷刑矣。譬如火山爆烈。猝不能防。乃火燄之聲。隆隆震耳。足底已覺炙熱。而余猶登高放步不止者。爲欲救者之尙未出險。欲止弗能。幸而國人奴隸自居。從未吸自由空氣。視恭順爲事上不二之禮法。稍存他想。卽不免橫禍飛來。職是之故。使我輩寄生虎口。履險如夷。苟在他國。余其不免矣。惟是所事尙無頭緒。不知結局何

時。操之太急。易啟人疑。格洛馬夫城府甚深。余苟稍不慎者。禍且立至。若宮中諸人。以順爲正。則卑卑殊不足慮。余之武部參謀。亦皇室貴胄。其名之長。累贅幾不可讀。余且莫審其音。近隨公夫人避寒於黑海。齊林四淵謂余言鮑立司夫。婦常反目。甚至詬罵。且隔居既遠。余亦少一大障礙也。前晚格洛馬夫就余膳。同席者爲警務部統領某。其人溫文爾雅。藹然可親。余以初交。不敢信任。齊林四淵憑鑑衡之術。力言此人心地清良。用之當得後效。欲余稍加禮貌。以結其歡。并謂鮑立司性好客。開筵接納。賓客常盈。命余亦發柬一效其所爲。談次格洛馬夫來矣。遂與齊林四淵各被重裘。同行如獄。將及牢署。衛卒一隊前導。各襲厚服。遇邏卒。不甚行敬禮。是必格洛馬夫預囑監獄長。使故爲祕靜若無事者。既至署外行廊。監獄長參戎南陔丁引入一室。燈明爐熱。頗覺溫和。咖啡雪茄。交相傳授。余與格洛馬夫各飲白蘭地少許。格神色鎮定。頻以灼灼之目視余。顯現一武夫氣象。願南陔丁曰。大公親臨。欲提究二犯。南聞之。作駭異狀。若出意外。問余曰。犯徒甚多。大公欲究者何人。余思

親鞠之故。彼必預知。佯作此狀。以愚我耳。乃曰。有派克洛夫拔雪兒二人乎。曰。有之。是重犯也。余曰。速備之。余將親鞠。曰。二犯爲謀弑大公。故防守加嚴。受刑尤重。余笑曰。然。惟汝須善視之。毋過虐。南唯唯。余遂起。若將隨之入獄所者。南狀頗皇遽。格洛馬夫曰。敬告大公。似宜提犯到此。余駭然曰。何故。曰。牢次峻寒。不宜公體。南亦勸止。齊林四開面露慘色。余不悅曰。果不宜余體者。一聽君意爲之。南諾諾退。

余又飲白蘭地。格亦飲。齊林四開立於爐次。執筆攤簿。格洛馬夫本寡言。各不相語。久之。不出。余攤去半殘之雪茄。易枝復吸。謂格曰。吸煙乎。格漠然曰。敬謝厚賜。又久之。仍不出。余思果爲鮑立司。必不能忍。然余苟一與交。勢必決裂。姑忍而待之。

門闕。南陔丁入。形狀如木偶。語余曰。謹告大公。犯徒提到矣。余曰。先引拔雪兒一人入。南退。余笑謂格洛馬夫曰。余今者可澈追其究竟矣。曰。惟大公之言是聽。格洛馬夫冷語。冰人惡不可耐。苟鮑立司性情與余同者。烏能容此佞賊。顧

此獄爲彼等以莫須有三字。早經裁決。余藉端於太姆道夫。重翻舊案。本屬無稽。且太忠於鮑。實無疑義。格作此狀。亦有所恃耳。

南陔丁率二卒擁拔雪兒入。拔身幹。頰長鬚髮蓬亂。面有死色。形如骨立。而目光秀逸。不減乃兄。被大衣。測其中無一襯。余示二卒輟扶。拔陡震抖。不能自支。惟是傲岸之態。旁若無人。余曰。爾識我乎。拔怒聲曰。識一似絕望之至。無恐怖意。亦無乞憐狀。格洛馬夫叱曰。狗猶敢倔强。余曰。狗性多如是。拔曰。世固有人而狗者。余曰。汝有供乎。曰。無。余曰。汝曷爲不懼死。曰。丈夫死。死耳。流我血以播其子。繼我志者。將殺盡世間佞賊。南陔丁趣前叱曰。毋肆毒。余止之。且命退去。二卒閉門。拔雪兒植立不少動。偶舉手。見銹鍊白如霜雪。余曰。拔雪兒。余意汝不樂居於此。不答。余曰。苟判汝有不當。汝亦不欲伸耶。怒目直視。又不答。余又曰。試寬汝罰。有訊於汝。汝能不深祕乎。拔乃發其啞破之聲曰。汝何意。余曰。悉告余以逆黨之同謀。毋稍隱。曰。我已告之矣。余曰。與汝同謀若派克洛夫夫及齊林四開。我已知之矣。然更有罪浮於此者。以汝未供。故尙逍遙事外耳。曰。無他。

人。余曰。汝不肯供耶。曰。無人可供。余曰。汝猶固執。余當指名以示。曰。然則汝已知之矣。何必問。余曰。汝固知尙有人。曰。惟其無也。故不知。余曰。到此地步。尙欲保全同黨耶。曰。我不能妄攀無辜。且汝誣我暗殺。我亦不承。余曰。此由巡警所報。余不汝誣也。曰。汝真夢夢。不知彼等專以殺人爲邀功之地耶。余曰。外人固有是言。其實妄甚。曰。鮑立司實告汝。汝之巡警多有與我表同情者。汝勿自大。必有一日。使汝知此真消息。余怒曰。犯徒猖狂肆乃爾。曰。此非狂肆。汝之從吏多貳於汝。其有從汝者皆殺人賊耳。格南二人皆嗥然怒叱。余曰。天人公律。殺人者抵。汝等毋妄言。二人乃止。拔曰。我將以我之精靈以報人之殺我者。鮑立司汝能殺人之身。不能殺人之心。精靈所在。光若星斗。桎梏失其刑。暗牢失其毒。西比利亞失其酷。汝將奈何。余顧格洛馬夫曰。此人固狂易。然其言亦殊有理。我等將何法以服其心。雖然。拔雪兒汝必告余以同謀之姓名。果告余者。於汝當有益。曰。我備經刑毒。已悉告汝。何必強我再言。凡我所爲。不過憐萬衆倒懸之厄。欲平其不平耳。謂我謀暗殺。妄也。太公須知我等白哲人。漸濡文明。深

知公理。公視之以爲罪逆。而合之法律。實無差忒。苟違法律。我必不爲。拔雪兒語畢。力竭幾仆。舉手寬其衣領。現其所錮之鍊。深入肉裏。乃視余不語。余曰。汝病耶。余惟以法治人。未嘗酷虐。拔歎曰。嗟乎。汝且自以爲未嘗酷虐。不幾調笑我耶。我沉淪於溼毒陰寒之地獄。黑暗潛居。不知年月。昧昧一如長夜。始我至此。一青年也。今汝視余作何狀。乃猶恬不知恥。強作斯言以自解。欺人乎。抑自欺也。余曰。爲汝不實供故也。今試一言同謀者之名。汝當再見天日。一領乃公之寬仁。余時忘形逞辭。幾洩隱事。齊林四開目止之。拔冷笑曰。異哉。鮑立司以地獄之苦難。爲一己之寬仁。南格二人又狂吠叱之。拔雪兒忽長歎。脫力昏絕於地。齊林四開急出跪一足。抱之起。如慈母之懷病孩。倉皇憤聲曰。大公。此人死矣。南陔丁叱曰。非死也。鞭之立蘇。余曰。非其時。汝試以白蘭地飲之。南不得已。以杯酒授齊林四開灌之。余頗不忍。大聲問曰。若何矣。齊平氣輕聲曰。或可蘇。余曰。旁置之。寬其刑具。願謂格南二人曰。律載爲民上者。祇當治人以法。不當酷虐。

第十四章

南陔丁自繕寫檯中。出鑰寬拔雪兒刑具。睹此慘狀。憶及桃麗空情。痛惜幾不可忍。願情勢至危。強自遏制。不敢稍形於色。齊林四開屏息抱持。寬其領袖。摩其兩目。格南二人旁視不語。默待片時。余謂南陔丁曰。此人憊甚矣。曰。不至甚憊。入獄犯徒。是當以嚴刑治之。余願齊林四開曰。此言甚確。余誠過慮。齊曰。漸蘇矣。拔雪兒目徐張。忽覩齊林四開面。愕然若驚。齊急避歸座。拔默默目送之。

南陔丁叱曰。大公在此。乃作僞駭人。拔雪兒支榻強起。鞠躬曰。謝公厚賜。公如無事於余。任余歸獄。余曰。汝病耶。曰。死耳。格洛馬夫怒曰。賊徒詐死。無恥之尤。余問南陔丁曰。彼何病至此。曰。彼常作此態。不過乞憐以冀寬釋耳。余笑曰。安知非酷刑太甚。含冤莫伸。南垂頭喪氣。而不能對。拔雪兒支身倚榻。傾側不定。余問之曰。汝聞南君之言乎。果汝有冤。余能寬恕。非一於刑者。拔目神忽炯爍。趣向余行。南陔丁立前阻之。拔陡戰慄。若威鞭毒刺之著膚。俯首速退。曰。感大

公憐我。然南君不毒虐人者。南顏色頓霽。顧余。余首肯。亦聊以承其罔也。復謂拔雪兒曰。然則汝隸於南君。幸也。汝欲歸獄。須將同謀者之名籍。悉以告余。言之甚易。於汝且得寬宥。試問彼服官於莫斯科。如汝所謂有新智識。而與汝同謀者爲何人。曰。甚多。甚多。余曰。主動者何人。曰。公意何所屬。言已。徐舉其手撫目。若異刑具舒動。礙南陔丁在旁。欲言復止。余曰。汝何苦必欲保全同黨。拔關弄鎊鍊。曰。談何容易。如此鐵腿何。天乎。此鐵腿……余大聲曰。何謂鐵腿。曰。公乃不知鐵腿。我等實……語未畢。南陔丁直前。拔爲辟易。大震抖。南曰。大公當知凶犯之狡惡。宜慎防之。余不悅曰。汝亦應知彼殘困若此。甯能再肆凶惡。南曰。然磨折三月。凶燄少熄。余曰。拔雪兒。凡犯罪而供認不諱者。例可末減。汝當知之。今問汝黨中有彼得太姆道夫其人乎。曰。公謂莫斯科府尹之子耶。余曰。若父若子。曰。但知其人。實非同黨。格洛馬夫視余而笑。目合若瞑。余曰。烏必其非汝同黨。曰。太姆道夫。懦夫也。無膽量。無智能。安敢作我黨事。余曰。汝自誇叛逆。爲有膽量智能者耶。曰。且有甚於此者。余曰。人頗有疑議太姆道夫者。何故。

曰。是或彼陷人以邀功之類耳。

爾時拔雪兒困憊已甚。苟非支於沙法（西國大椅名）必倒地。余以救難故。刻意駁問。然種種所爲。幾落痕跡。二賊陰險。必多猜疑。乃曲爲遁辭。以彌縫之。曰。拔雪兒。汝猶冀復見乃母乎。拔身復大戰栗。兩目慘楚。以剛健任俠之豪氣。忽變而爲依依孺慕之孩提。悽然曰。公言我母乎。噫。我母猶存耶。母亦知我尙活耶。余曰。汝母固猶存。以汝之故。不能存身於俄國。拔掩面痛泣。余曰。汝猶有女兄。亦欲見之否。拔睜目直視。神光所射。如麗日之照碧海。精彩無倫。乃發極悽慘極哀痛之音曰。桃麗娃。桃麗娃。休矣。嗟乎。大公以母兄語我。是直癘我也。殺我也。虐我如是。至矣。極矣。蔑以加矣。速歸我獄。我甯重被毒刑以死。不願聞此傷哉。我今與世長逝矣。必速置我死。天乎。天乎。人孰無母子兄弟之愛。今我死於是。而我之母兄乃弗之知。我其不瞑矣。鮑立司。汝……汝其淫肆汝毒。又願南陔丁。冒之曰。殺人賊。仇良賊。逞汝猙獰惡毒。陷害忠良於慘無天日之地獄。汝其速歸我獄。速置我死。我固言之。汝能死我身。汝不能死我之精魂。我將轉

爲厲祟。殺汝以及汝之主人。言已。浩歎倒地。復昏絕。不省人事。格南二人吃吃作乾笑。余不能忍。起將自行施救。齊林四開疾趨出。遮余前。余皇然曰。奈何。齊曰。厥也。余乃割火吸煙。作暇豫狀。曰。狂狗乃不經挫。齊抱擁如前。咽聲曰。是殆死矣。余怒聲曰。未得實供。何遽死。必蘇之。齊急言曰。請大公趣取醫。或可蘇。余曰。醫。醫。趣醫來。南陔丁立出。召醫。醫者至。余曰。此人厥。速治之。醫者諾。進藥。久之。病者漸蘇。余曰。若何矣。醫曰。危甚。余曰。此人不可死。速移入院。慎施刀圭。毋緩。二卒入。昇拔雪兒去。

余乃微歎。謂南陔丁曰。此狗作勢駭人。汝言不謬。曰。此犯狂僻。大公乃知之矣。余以酒飲二人曰。南君識物性。且克勤厥職。實慰余心。然此犯必欲保全太姆道夫。堅不肯承。奈何。格曰。我意此犯所供確。可無疑。余乃乘間問之曰。如其言確。則暗殺之說。又何自來耶。南曰。大公勿寬仁太過。革命逆徒。烏知禮義。雖陷其父母而弗恤者。余笑謂格洛馬夫曰。南君將謂己之子女何。格曰。南君實洞燭人情者。余曰。我思此犯特誤用聰明。我何不籠絡其材。使爲我用。格曰。不可。

世惟有忠忱出於天者爲可恃。余思老奸或已測我隱。乃卽順之曰。篤論篤論。南陔丁曰。大公將訊派克洛夫乎。彼俟於外。聽公進止。余曰。余幾忘矣。此犯視拔雪兒若何。曰。狂肆更甚。余曰。汝真可謂知子莫若父。南笑曰。我固爲若輩之嚴父也。格洛馬夫亦笑。夷然不以爲異。噫。天下以殺戮爲能。性與人殊。若此人者。可謂無獨有偶。至於派克洛夫。我本急欲一見之。然折獄有司之事。大公親讞。實失尊威。鮑立司必不出此。乃徐謂二人曰。事本各有專職。設此人再肆狂暴。或更凶橫。於余之位。殊不相宜。二人相視笑。若謂余格於體制。不足以察其隱惡者。余又曰。總之彼等不辨賢奸。不知修省。受愚於人。余實恨之。今姑送之歸獄。遲明再究之。南陔丁退。

余謂格洛馬夫曰。君對於此事。若何。余所得之報告。確實無疑。拔雪兒亦知事關重大。堅諱不承。如此離奇。實余始料所不及。我與爾當別具眼光。勿使奸徒有所遁飾。格曰。大公之言是也。實則余之言妄。格之言諂。然其狡詐之情態。實流露於眉宇間。不能自掩。但願俄皇知其奸狀。立褫其職。遣戍寒方。或其官位。

非由欽命。余權力可以勒令暫退。則余之從事於此。不致刻刻寒心。

南陔丁返。余諳囑善視拔雪兒。勿使提審時。再作危狀。遂與格洛馬夫及齊林四開同車歸。齊林四開於車中。時露本相。幸格與余傾談。不之覺。既抵邸。余卽辭格。格曰。大公明日視政乎。余聞之。陡自一驚。卽亦坦然曰。君何速。余視政。曰。自公之出。要政紛繁。故下走急欲有所陳述。余曰。君不計余爲潛歸耶。君如愛余。暫請偏勞。爾我意見多同。爾爲之無異於我。何亟亟也。格強笑。若不承讚。曰。然則暫如大公所言。

格洛馬夫既去。余召齊林四開。齊手執多紙入。行君臣禮。余與齊居俄多日。初見時。必作此態。防耳目也。余曰。余所爲當乎。曰。僕今日乃深服大公矣。余歎曰。痛哉孺子。危哉孺子。天下殺人術多矣。彼乃殘忍若是。曰。惟俄國乃有此怪象。舊俗難革。惡宜萬大彼得之毒。猶煨燼於莫斯科一城。嗜殺之風。不減英國之縊勒。余曰。拔雪兒當不死矣。曰。僕深慮之。明晨僕必往視。但願久困易治。若不速痊。我事敗矣。余曰。君有何慮。曰。心虛者。驚於己影。我之計。但足愚人於一

時。烏能久待。今事勢尙無端倪。而真情將發現矣。拔雪兒惟速痊。或速死。乃可。余曰。是何故。曰。見渠後。當語君。今我日處危城。遂刻加險。而格洛馬夫詭變無常。南陔丁形如鼫鼠。明日交涉。不知若何恐怖。望公慎益加慎。勿爲格賊所乘。余曰。不令二賊陪審。若何。曰。不可。提訊此重要之事情。而不令陪審。實足以啟二賊之疑。而事且立敗。今無他策。惟俟我見拔雪兒後。再定方針耳。頃者君爲掩飾計。不得不曲意苛刻。然危迫之狀。令我見之心痛。幾不自持。乃沐猴而冠者。猶且狗吐而驢踐之。我安得刺刃於二惡之胸。以洩我恨。余曰。謀立道夫。余豈忍於爲此。余亦不得已耳。曰。名劇固不可無角色。余曰。獎借過矣。顧余之不審派克洛夫。不可謂無意。曰。公誠無慮不周。派克洛夫爲我黨之上將。非易與者。余曰。雖然大公固有權。究無長絲以繫此日月。時促矣。奈何。曰。時窮急智生。極其量。不過多殺幾人。法令由大公出。此外皆從我者耳。

第十五章

自余入莫斯科。而宮中之臣。外廷之吏。歡娛閒暇。一若乃主之果未歸者。於是

歎。鮑立司。馭下之術。亭毒羣倫。使臣下心悅誠服。恣我操縱。莫之敢違。爲不可
幾也。

翌晨。齊林四開。自醫院歸。呈喜懼色。曰。醫吏承大公旨。厚視拔雪兒。刑毒乃銳
減。然求痊易。求速難。成敗存亡。進退一息。然病者非旦暮可卽起。奈何。余曰。俟
之外。無他法。君至醫院。見病者乎。病者識君乎。曰。僕見病者。病者不知爲僕也。
余曰。君去髯而游於此。能辨之者。殆無人具此眼力。往者之來。果虬髯未去乎。
曰。然。余曰。人謀不過如此。而君若重有憂者。何也。曰。僕慮有識之者。過市必佯
狂。道路之人。交相指目。曰。瘋人來矣。瘋人往矣。僕則怒目反顧。叱瘋我者之妄。
我謂此計。足以掩我疑跡。必待事情大顯。而後知彼所謂瘋人。瘋人者。則固齊
林四開也。公以爲此計。譎否。余曰。似乎兒戲。曰。果遇我者。盡兒戲我。甯弗佳。余
曰。豈尙有識君者耶。曰。僕歸將及邸。突遇煞伐來夫。煞伐來夫者。暗巡中之能
事。亦莫斯科第一偵探家。僕避之若弗及。向爲僕友之友。以志睽道背而絕交
者。今茲路遇。彼我之目相射。僕時適白眼。君不嘗謂僕爲奇目者乎。余曰。然。君

之目。能百變者。彼曾見君之入宮乎。曰。未曾。未曾。既及邸。僕逕趨而過。抵街端。稍駐步。作尋道狀。引目回顧。距煞伐來夫。可百碼。彼仰視電線。亦止步不行。僕乃乘機遁去。折而返。余曰。謀立道夫。君真可謂詳審精密。各極其長。余不得不深佩之。曰。滿懷悽楚。實不堪矣。余曰。是亦毋怪其然。爾我處茲危境。同病相憐。此後當共嘗甘苦。不可或離。果君之在此。出諸暗巡意外。而不加察。幸矣。曰。察其情。若甚經意。僕逼近宮門。彼偵伺之。必加嚴。余曰。君直越宮門。折而隱於他道。神妙不測。彼烏能知。曰。僕且以此自咎失當。雖然。鬚眉盡變。彼或不識。自齊林四開有意外之遭。危懼滋甚。相對如無精彩。下午。格洛馬夫至。入室。卽請密陳。余命齊林四開退。格又周視四室。神色倉皇。曰。謹以奇危告大公。余急問曰。奇危。何來奇危。曰。今乃知大公潛歸爲不謬。人事凶迫。至不可測。以太姆道夫之忠。語至此。遽止。余曰。余正究其根據。猶未發表也。曰。根據固有。然必他人陰施狡獪。以陷害之。終不敢謂太姆道夫之忠而出此。今知彼抗逆者。已潛匿城中矣。余奮起作已得根據狀。曰。抗逆者潛匿城中。曾見之耶。曰。然。茲據暗

巡陳報。謂彼曾親見齊林四開在此。余駭然曰。齊林四開。齊林四開在此耶。曰。陳報者言之確鑿。合之大公之密報。又令人不能無疑。乃歷述所報。且言混入人叢。致被脫逸。與齊林四開所說略同。余曰。然則確矣。曰。莫斯科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果其在此。必當設法緝獲之。余曰。此賊行同脫兔。弋之匪易。余知謀立道夫曾於建南佛與彼相識。當詔之密訪。乃傳齊林四開齊入鎮靜。疑止。余語之故。且問之曰。汝識此人乎。曰。知之甚詳。余曰。汝須著意緝訪。曰。承旨。惟我知彼。彼亦知我。奈何。余曰。喬裝試之。可乎。曰。此事須慎。稍一疎忽。適足以敗大局。言已。鞠躬退。

余謂格洛馬夫曰。事勢危迫若此。拔雪兒又弗肯承。且瘦困滋甚。再刑之必死。而實據卒不可得。奈何。曰。是可以問派克洛夫。惟此人強項更甚。恐有不利於大公。余恍然曰。余真顛預。微君言。忘之矣。余必欲親鞫此人。雖有不利。亦不之顧。曰。彼固俟大公發落。余起臨窗次。則瀰天重雪。大幾如拳。因思英倫及冬之季。雪花飛灑。往往一白無際。然彼此相較。厚薄迥殊矣。乃聳肩歸座。曰。嚴寒大

雪困人殊甚。想彼利渥洛暖日和風地。中海碧波輕浪。福天福地。益令人欣羨。不置。曰。人皆言南方及夏。熱如紅爐。蚊蠅瘴癘之侵人。亦弗能堪。余曰。君所言。曷異吳牛喘月。世誠有恨碧海無狂瀾。猛浪者。可知物難全美。人無鑿心者多也。余再留數日。必將重續南游。若拔雪兒。或派克洛夫。有一人實承。此事即能就緒。乃如此嚴寒。禁人出步。余又不耐消寒於南陔丁之大賓館。煩君提派克洛夫。於膳後到此。膳後精神健。堪耐煩勞。惟須慎密。毋使一人知。格唯唯。門關。慕見鬚髭如棘之一人入。余大驚。格洛馬夫倉皇起。撫刀直前。彼人去。鬚乃獨一無二之齊林四開也。余怒曰。汝何戲我。齊曰。乞恕唐突。爲緝奸計也。余曰。緝時行之。何用於此。齊鞠躬不答。格洛馬夫問曰。爾常喬裝乎。齊微笑曰。嘗爲緝訪奸徒。或寄情鍾愛者。一試之。格洛馬夫嘗溺一婦人。慮玷官箴。每出行。微服戴顏色眼鏡。以避人目。然莫斯科人罔不知者。故齊戲語及之。齊林四開果在此。必防緝訪者之蹤跡。僕作此態。將使彼見之。不疑。果大公及將軍弗能辨者。僕可以從事矣。格曰。變法神奇。全失廬山真面目。雖然。慎防火銃。言已作別。

余問齊林四開曰。爾作此幻術。何居。曰。僕不得不爾。將藉此以爲掩藏計耳。余曰。老狗多疑而詐。問君喬裝。實非無意。曰。狐疑兔狡。性也。以己度人。詐虞相尙。莫斯科一城。所以無人情。無天理。余曰。君所爲不利於彼。想破其隱事多矣。故結怨至不可解。曰。此事告成。僕亦韜光養晦矣。余曰。茲事何時結局。曰。結局時結局。

下午齊林四開復探病。知拔雪兒實以稚齡。不經刑楚。易病易療。茲則病勢銳減。已能飯。再一二日。可以行矣。醫者語齊曰。入獄者。不必有罪。而獄例則一惟敲扑。官吏習已成慣。至視爲職守。此次拔雪兒受審之時。固已澡體易衣。寬繯鬆楛。然則彼未受審以前所受之苦況。可以喻矣。

及晚。南陔丁解派克洛夫夫至。余思犯徒入宮。必由僻徑。無須大公明詔也。俄二卒押之入。派身長瘦削。形容憔悴。而目威髮黑。遍體刑衣毒械。束縛至密。致提足舉手。不能自由。竊思明刑所以弼教。乃世道凌夷。誤用之以賊害良善。若派克洛夫夫。祇以溢分逾名。力圖公益。究非惡逆之徒可比。而酷虐之餘。僅存殘喘。

至以虎狼格之。若恐稍縱卽逸。反受其噬者。蓋亦慘矣。余所知者。此一二人。所不知者。更何限。不禁爲天下專制之邦深痛憫也。

南陔丁令二卒退。余據案危坐堂皇。默視宗卷。格洛馬夫坐於右側。派克洛夫屹然立。略無畏葸狀。惟時森嚴肅穆。寂靜無聲。移時。余視犯問之曰。汝知此爲何地乎。曰。知。余曰。汝知我乎。曰。知。余曰。汝知余有大權乎。曰。知。格洛馬夫叱曰。頑狗乃不知大公有尊稱之名。派淡然曰。胡不知不承。奈我何。格將發怒。余卽目止之。謂派曰。尊稱之承與不承。不足較。但問汝果知余有發號施令之權乎。曰。知之甚詳。謂汝無權者。妄也。余曰。然。余固能刑人。亦能恕人。曰。但知汝有嚴刑。不聞汝有寬恕。余曰。派克洛夫。余深願汝爲清白之良民。勿納於邪。脫汝能一旦省悟。不余叛者。余嘉汝矣。曰。汝言何意。余曰。汝初犯之案未結。乃奇危日。起而外人罔知其情。曰。其情可想而知。余曰。余已略知梗概。特欲汝以逆黨之實情告余。曰。實情無他。始終不屑爲暗殺。謂余犯暗殺者。巡警報告之誣。余笑曰。誠然誠然。巡警多背法妄爲。且又無能。未曾將逆徒一網打盡。致二三要犯。

竟被脫逸。又溫語笑問曰。派克洛夫。試以二三人之姓氏告余者。汝爲忠順矣。曰。否。我不知。卽知之。亦不汝告。余曰。汝何不自量。知而不告。余必使汝告。派豎眉怒目而言曰。我不犯暗殺。必欲誣者。我爲主謀。此外無他人。余曰。固知汝直爽。余今告汝以汝所欲聞之事。齊林四開在此。汝知否。派陡作驚狀曰。在此。余曰。在莫斯科。派笑曰。齊林四開固常來莫斯科者。余曰。彼何不虞捕弋。曰。彼爲俄國之良民。具愛國心。何爲捕弋。余曰。以其愛國。余甚欲物色之。汝能助余一臂。使余得之否。曰。我……語遽止。余曰。汝能助余。汝有大益。汝知齊林四開稔。亦知彼藏匿之所乎。一告余。則所以報酬者。汝願居稅資。或居法蘭西。或居……語未畢。派昂頭怒聲曰。止。我不知齊林四開。不知其行蹤。并不知其在莫斯科。卽使知之。如汝所度我者。我亦萬死不爲洩。余怒曰。逆狗肆惡。豈謂余無法使汝承耶。苟逆狗終不承者。必鞭之。鞭之。鞭死無貸。派克洛夫顏色陡慘變。脣自身戰曰。鞭我。械我。殺我。入汝手。恣汝毒。雖然。鮑立司知之。是障流也。防川也。一旦惡貫滿盈。立潰決。人且將以汝之虐人者。轉而虐汝。汝知之否。余冷笑曰。

趣退此狗。我必有法使之悔悟。南陔丁聞命。出召守卒。派克洛夫疾行而前。陡舉其已械之手。若將用武。格洛馬夫急掣刀。南陔丁旋入。亦揮刀逼之。齊林四開急出。發奇異之聲勸止。派克洛夫聞聲。忽現駭異狀。既而顧余。欲言復止。轉視齊。亦弗語。

第十六章

派克洛夫等忿賊民虐政之不平。會生忘死。結合密黨。起而與政府爲難。以求萬衆幸福。用心亦良苦矣。然以數百年牢不可破之專制政體。積重難反。而欲以少數人之微權。陰謀密畫。效螳臂之當車。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甚無效也。齊林四開之說曰。開一線之光明。以警惕黑暗政府。使之變革。其野蠻政策。是蓋不達執政者之居心。適足授以叛逆犯上之名。而俾爲口實。由是殺戮之風日盛一日。余以爲國家不幸。而有黨派之分。制馭之法。不出二途。曰。俯順。曰。懲。若齊林四開者。行爲奇譎。愈逼愈甚。祇當捨之。任其自由。若因其不我順。而必欲刑之殺之。斯真爲障流防川已。

南陔丁取派克洛夫出。余謂格洛馬夫曰。狂徒不懼死。橫肆駭人。再若此者。殺之無貸。乃於懷中出手槍示之。格插刀入鞘。笑曰。公何時備此。余曰。得君警報。余卽備之。格曰。公之從事。忽發奇異之聲。而逆勢遽止。因願齊林四開問曰。汝之聲。嗥然若狼鳴。何意。齊曰。無他。不過警大公自爲備耳。余曰。從事忠哉。余甚嘉汝。又謂格曰。該逆故肆凶橫。爲不欲生也。君深知余意。其助余設法。必得此人之實供。不得弗止。又謂南陔丁曰。暫置此。逆於宮中。備隨時拘讞。二人唯唯退。

余謂齊林四開曰。君作狼鳴。異哉。曰。派克洛夫到此地步。無所不用其極。余曰。彼果用其極。君將奈何。然今日之事。派克洛夫殘喘僅存。毋乃太不自量。曰。使渠得大公恩恤。復其原。彼之神力。直足以懾全俄。余曰。事誠不易辦。終須藉助余者之力耳。

自拔雪兒入院求治。齊林四開日探二次。病勢遲緩。不能速痊。余以焦灼勞神。亦致不適。且以情理論。歸國既久。絕不過問政事。實屬非計。若過問。則以茫無

頭緒之人。驟遭繁劇。我之真僞。且立見。不得已乃一諉之於查辦密黨。無意旁求。幸而羣下惟命是聽。得以藏拙。迨拔雪兒病痊。爲時已過五日。將謂可以行矣。孰意舊病去。新病生。受困於愁城者。又三日。旣而提入宮。詳訊三次。全無情節可錄。每訊必與格洛馬夫偕。不得與拔雪兒私接一語。訊畢。退入宮。乃與齊林四開商行法。謀旣定。告格洛馬夫曰。齊林四開匿居於此。必將不利於余。余實寒心。行將重赴南中。作一月遨遊。以舒鬱悶。於計亦得。君於翌日深夜。爲余備快車。庶避謀余者之耳目。如果首途後。君能設法緝獲齊逆。澈究逆黨之隱情。則愛余爲不淺矣。格洛馬夫欣然承旨。力贊是行。一若幸余之出者。余默稱微倖。以爲脫此樊籠。不過在二十四小時間矣。

好事多磨。艱危沓至。一若上蒼以爲余之災劫。尙未厯盡。不能成正果。特設此無限量之困難以相試者。蓋是日忽傳聞鮑立司之妻母。太公夫人福度齊病篤。余旣一日爲鮑立司之化身。則以妻母之親。大公之尊。何可不一省問。然一省問。不特行期從緩。且妻黨中無一人相識。到其時。雖鬼神不能爲余介紹。齊

林四開因爲余計。鮑立司以脫輻之故。不得於妻母。公不妨捨置之。若無聞其事者。余思鮑立司凶暴無人理。然其所爲。一若預爲余今日入險出險地步。遂亦欣然。自以爲得計。旣而格洛馬夫至。稱老夫人病危垂革。醫者皆已束手。而於余之行止。不發一問。老賊陰詐。蓋藏深意也。余曰。老夫人病。余以潛歸。未曾遣一使存問。茲則南游至急。不可再緩。惟公夫人處。曾發電告之否。曰。告之矣。余曰。電中曾言病情危迫否。曰。未也。余曰。不驚行人。甚當。

格洛馬夫去。余不禁自憐。自笑曰。甚當。甚當。果當耶。否耶。固知公夫人沙灰不禮於良人。茲以母病速歸。歸必見余。將若之何。使余告格洛馬夫曰。禍在肘腋。南游不可緩須臾。爲余速備車。是顯然逃避。示以中虛。若是者。我之謀。必立敗。我之生路。且於是乎窮。

齊林四開深夜見余。趾高氣揚。欣欣然曰。諸事已備。祇臨時於守犯之卒。略施詭計。卽可得手。拔雪兒與派克洛夫僞爲僕。隨公行耳。目雖衆。誰敢於大公之前。稍加疑問。余曰。諸事備。行期決。設有意外之遭。奈何。曰。必無。必無。再度二十

四小時。行矣。余乃以老夫人病篤。公夫人將歸之事。告之。曰。公夫人已由滑德啟程乎。如其未也。可無慮。余曰。格洛馬夫固未言。以意度之。一得電。必啟程矣。曰。格不言。爲未啟程可知。明日必不及到。大功成矣。僕方爲公自慶自賀。我輩飽經實險真危。胡尙自擾於虛慮。請公坦懷。高枕無憂。言時。精光煥發。意氣激揚。一若畢生之榮。莫有過於此者。

齊林四開慰我。至矣。然彼雖同事。而親身履險者。我也。可恨老惡婦不先不後。偏於此時忽爾病篤。以沮我行。豈平時受氣於真甥。而欲洩怨於假壻耶。天下之目。莫銳於婦人。婦之於夫。雖一毫一髮。皆能辨其精粗美惡。深印於腦而不忘。然則我之不免於斯役也。必矣。至於沙灰。余生平從未謀面。觀其肖像。則固春花秋月。嬌妍無比之神仙也。果彼之真相如是耶。抑畫工獻媚。頰上添毫耶。果其真也。我得一親其薈澤。亦足以慰生平。特慮如此名花。遇我則一變而爲荆棘。噫。名花媚我耶。荆棘刺我耶。不待蓍龜而可決。慰我者曰。高枕無憂。孰知我纔一合眼。卽覺左右挾持者。一則紅顏美婦。吼作獅聲。一則白髮老娘。威如

虎噬。相將盪我腦而擱我頰也。

翌晨服乃采具茗入。置之几。弗語亦弗退。叩之故。曰。公夫人歸矣。余聞之。不禁陡然失色。如陷火山。如觸猛電。噫。今誠置身無地矣。顧彼婦之歸。何其速也。深歎造化弄人。不啻畀我以長絲。將遂我意。忽而又使之自縛。既乃強自排解。大抵婦人不得於其夫者。好外遇。鮑立司之遇妻。非多獸行乎。使我得抵其隙。密與交好。則公夫人或且憐惜我。周旋我乎。然而設是想者。無異戲蹴俄國獨有之寶藏作球彈。彙串歷代俄皇之頭顱爲竿雞。西國古時游戲法以雞縛竿上取物投之中者爲勝否則爲負而求其一笑也。天下容有是理乎。

未幾齊林四開入。神氣懊喪。曰。彼果歸矣。然彼歸。公不知。公在此。想彼亦未必知也。既而罵之曰。惡哉彼婦。惡哉彼婦。不謂滿盤勝著。將敗於此惡婦之手。余曰。彼婦誠惡。我將奈何。君固精明強幹。目無全牛之斯拉夫人也。我輩所爲。本非繩趨尺步。不見彼。可乎。曰。不可。鮑立司必不若是。彼爲君之妻。妻之母病。且垂死。凡人居其位。必思其分。烏能不一往哉。君姑發令。收回備車之成命。若居

此或遭不測。別籌他法以抵制之。余曰。彼拔雪兒二人若何。曰。如矢加弦。速發勿遲。遲則敗。僕將告人謂二犯者。明日當歸獄。君於今晚作最後之訊鞫。亦語之以歸獄。於君審時。僕將醉其防卒。乘其不備。以行我計。余曰。余今者固猶是大公也。曰。斯言何意。余曰。彼二人不需護照乎。余爲備之。使彼僞爲商人也者。卽夜乘文報車赴柏靈。旣越境。游行自在矣。今且仿鮑立司之簽名式以簽護照可也。曰。此事則告成矣。所躊躇者君妻之事。奈何。余曰。余果必欲見之耶。曰。彼必欲見。無可避也。俄一使至。奉公夫人箋。邀余往。顧視齊。有允意。乃語使者曰。往告夫人。余將至矣。

第十七章

余謂齊林四開曰。余何。今絕望矣。齊曰。論勢固然。幸彼夫婦相睽已久。彼婦之於鮑立司。當不若君所慮。且心中本不存所接者爲其假夫。必不甚經意。旣非佳偶。疎而不親。見時避光坐。勿多談。凡事愈難。處之愈宜坦率。若畏首畏尾。則到此本屬多事。以君之才。當不受窘。成敗存亡。爭此一舉。請君勉鼓餘勇。勿懷

疑慮。僕於此俟君速回。余曰。鮑立司尋常遇妻。不知作何狀。曰。此人無定致。惟喜做英俗。更於君爲宜。君善應變。相機度勢。僕不敢贊一辭。君母羞縮爲也。於是遂行。而此時中心之酸。雖善狀物者。不能寫已。

遲行及內宮之接應室。一碩人端居默坐。若久待作倦容者。蓋卽公夫人沙灰也。相見各鞠躬。而狀殊淡漠。余曰。沙灰。不期今日與汝相見。沙灰強笑曰。我於汝亦云。鮑立司。爾我真一對怪物。余曰。外人固有以此名我二人者。曰。自招之。胡足異。爾時彼此距離猶遠。若高自位置。各不相下。以冀人之就已也者。余則引以爲幸。

沙灰若異。余聲音之爲弗類也。余作噫以掩之。曰。自南歸國。襲重寒。滋不適。滑德氣候佳。汝何歸之速。沙灰曰。爲母將死耳。余佯驚曰。略感風寒。何遽云死。余以潛歸。雖要政都未過問。故不之及。豈彼輩將順余意。乃不之告耶。然慮其死。妄甚。汝姑勿戚。一見之。當知傳聞之謬。曰。昔傳聞者實不謬。汝試一探。應自知。我則已見之矣。余曰。負勞朝母。殊見孝思。汝誠足爲兒女作典型。沙灰冷笑曰。

勿譏刺。我固不足爲兒女之典型。要非全無人性者。余曰。是何言。余曷嘗譏刺汝。自知多行不順。平素固不得於母者。且母亦知余出。今茲不存問。或不余責也。沙灰忽又柔聲曰。我乃以汝歸告之矣。母自悔平日不能通融。遂久疎忽。今且欲一見汝。鮑立司。此爲最後之相見。汝必勿辭。卽與我偕往。余思一承此事。入網愈深。生路必絕。乃強顏曰。探視有益乎。忽盛氣叱聲曰。鮑立司。我不知汝一身之原質。究屬何種。母今且死。果平時有不滿意於汝。亦何忍垂死不一存問。彼固我母也。以汝遇我多不義。母亦未嘗深責。汝何狼戾若此。余亦艷然曰。勃谿之故。豈盡在我。旣而復溫語之曰。沙灰。偶爾勃谿。容有之事。但爾我舉動。易招物議。非尋常人可比者。願此後各棄夙怨。重修舊好。若何。沙灰聞言。反側不知所可。淡然曰。來日方長。我甯弗計。特恐汝言不由中。終不我好耳。汝果好我。我卽責爾以一事。能承之者。我斯信矣。余曰。汝何多疑。責我果何事。曰。偕我朝母。所費不過片時。足以博病母歡愉。但垂死者。多失常。脫有侮慢。汝能忍之否。余曰。謂余不承者。斯爲不近人情。余固非其徒也。曰。所謂不近人情者。括其

人之素行而言。非妄言也。余曰。誰非以素行定其人格。如果失實。史筆猶得以正之。可恨外人。不察余之實行。妄肆譏評。殊可殺也。沙灰。汝將何時朝母。曰。卽時可耳。余曰。勿妄費時。余卽備裝同往。乃鞠躬退。及門。忽聞厲聲曰。子女固都安者。

余驚駭失措。頓憶鮑立司有二子。長伐雪理。次彼得。一女曰卍太黎。卍太黎年最幼。爲父所鍾愛。鮑立司盛怒時。得此兒媚。怒卽解。乃答之曰。余真糊塗。不一問子女。實神致顛倒於母病也。彼皆安甚。慰。汝須攜之暫駐和暖之地。莫斯科嚴寒。卍太黎弗能堪也。曰。汝言卍太黎。我則爲伐雪理憂耳。余曰。此兒之胸膈已愈乎。曰。汝謂其喉耶。余曰。胸與喉。相去不遠。沙灰歎曰。伐雪理爲我長子。乃體質脆弱。若是我甚憂之。余笑曰。天下可憂可怖之事。烏能計。彼以王公之子。亦弗能免。沙灰戚然。視余曰。鮑立司。我滋不能識汝之怪僻。爾我非相睽已久乎。余曰。汝果深思之。不識我耶。以余度之。汝當不願見余。沙灰聞言。若忸怩。大抵悍婦不得於夫者。多外遇。彼夫婦反目。各自東西。則各狎所歡。亦意中事。

我之言。或微中其隱。願彼婦之口。亦利矣。久不相見。猶復惡聲盛氣。則平時之意氣可知。乖戾至此。人生烏樂有夫婦。果我爲鮑立司。亦弗能容。尋常之家。唱隨相得。游則同行。居則同室。儼然以大公之貴。而參商若是。以爲不若是。乃不足。以適性然者。余於此婦。已略得彼中情況。苟鮑立司不爲已甚。則今日誠爲余窮途授命時也。

歸笑謂齊林四開曰。今日之事。真可謂苦中得樂。愈出愈奇。余竟覩然人面。而以他人婦爲我妻者。彼乃欲余捐舊怨。結新歡。齊曰。不敗幸耳。新歡烏得結。君須慎之。勿自苦。余曰。余豈不知。聊圖目前耳。且已允渠朝其母。是誠危事。但不允。必閔。閔則不能出。謀立道夫。君不知我英人冒險好奇之膽量乎。今日者。若鬼神特爲佈置。令余絕幽鑿險。關一至險至奇之谿徑。以嘗試之者。彼尊爲太公。親爲妻母。垂死見子女。必歡幸。公夫人要余同往。余無術以拒之。誠非得已也。曰。僕慮見公之入。不見公之出。余曰。無慮。謂余不能納。乃母乃女。以入我殼中耶。曰。危哉。危哉。乃出護照。余爲簽名畢。問曰。此事妥否。曰。胡不妥。卽有錯誤。

以此例彼。其夷險不可以道里計。言次。按手余肩。柔聲溫語曰。彼二人去。我二人留。友乎。吾終不忍離良友。齊林四開。英氣勃勃。軒爽人也。作此狀。蓋其愛我者深矣。願我不欲輕以英人之度量示人。語之曰。謀立道夫。爾我爲救人。深入險地。苟所救者得生。願已償矣。余於建姆司埠立德街。有極適意之廣廈。會當棄此豪華富貴。與君同歸。一享人間清福。齊笑曰。享此清福。爲期不遠矣。余被鮑立司之黑貂大衣。盛裝如公夫人所。夫人若抑其久待之怒意。引余入車。車行甚速。未幾。抵亞立山大韋世開德宮。歷華堂。逾麗室。余隨沙灰不敢後。隨遇官員。致敬迎送。至寢宮。一貴官鞠躬應接。沙灰輕聲曰。老夫人若何矣。宮醫慘然曰。危甚。且暈矣。曰。然則較前更劇。今睡乎。曰。否。曰。然則往告之。謂大公到此。欲見之否。承應者掀簾入。已而復出。導余等進。豪華侈麗。較鮑立司之宮。尤甚焉。余謹飭不敢稍流覽。病者臥室中大牀。余甫入。卽聞歡聲遙呼。沙灰趨前。伏身病者胸次。余緩步行。僧侶授聖水。爲祓不祥。而是時余之身。實爲室中衆目之的。既至牀。屈膝。吻病者手。

於是各道渴念歡會意。頃之病者曰。余今恐不起矣。老年枯寂。不若汝少年猶有滋榮之日。余曰。此老夫人期望小輩。實未盡然。曰。余言甚確。不見汝之音容。言貌較前更清健耶。後摩余頂曰。是固童童也。今乃蓬蓬矣。既而曰。非也。垂死之日。不足憑。汝固未變。余實失常耳。乃命設椅。賜余二人坐。歷言平時齟齬。今甚悔。且道歉情。余唯唯。不敢多語。既而微睡。余等默坐。無少聲息。沙灰向余作媚容。余思病者慈祥愷惻。沙灰稍得余親愛。即化其驕惰。是二人者。皆溫婉近人。彼鮑立司果若何者。乃致不睦。靜穆可半小時。病者醒。忽睜目視余面。斗然作驚狀。展足縮手。大呼曰。此何人。此何人。

第十八章

老夫人聲殘體震。猶大呼曰。此何人。此何人。余驚駭幾失魂魄。既而強自鎮定。不稍動。故作奇異色。默視病者。沙灰急起慰之曰。是爲鮑立司。鮑立司。阿母不憶鮑立司耶。曰。汝言妄。此非鮑立司。乃奸徒也。速爲備。遲則我與汝必死。此奸徒手。沙灰聞之。面色慘變。一時醫者。看護婦。以及舉室之人。靡不驚異動色。噫。

此時之危窘。事後追思。猶自戰慄。沙灰抱病者。極意慰藉。病者叱余曰。汝何人。汝何冒爲鮑立司。汝之目。汝之音。與鮑立司絕異。汝果何人。沙灰。沙灰。速召禁衛。捕此奸徒。沙灰悽然曰。阿母勿自苦。是實鮑立司。以平日得罪於母。今日特來道歉。病者正容曰。汝何不聽余言。余老眼無花。豈故作斯言以駭汝。此非鮑立司。余敢設誓。決非鮑立司。復叱余曰。奸徒。無作僞肆毒。到此何故。旣而聲絕力竭。僵臥喘息。猶睜其無力之目。視余不輟。余乃語之曰。老夫人勿恐。卽非鮑立司。亦不失爲老夫人之友。曰。旣非鮑立司。何竊被其服。汝特皮相似。鮑立司耳。乃又妄言爲我友。我素不識汝。汝非我友。奸徒入我宮寢。究存何意。卽不殺我。我亦恐怖死。乃緊握沙灰手曰。沙灰。沙灰。是爲奸徒。禁衛已備否。巡警已到否。速捕此奸徒。捕。捕。毋使遁。沙灰曰。阿母勿恐。彼必不遁。禁衛已備。巡警已到。彼必不能遁。必不能傷阿母。病者喘氣曰。深感上蒼垂佑。余雖垂死。神致未顛倒。汝等胡皆昧昧。誤以奸徒爲親人。彼之神氣。絕弗類鮑立司。唉。奸徒直入寢闈。是欲殺我也。速捕。速捕。言已。閉目脫力。直臥不語。諸人惶恐無措。

凡人臨死。往往有一隙之明。任天下之奇奧。不能逃其靈鑒。此婦殆卽類是。彼衆人夢夢。以狂易目之。不稍加察。爲余一人計。可謂幸矣。余乃攜沙灰手。略作慰藉。沙灰伏身余臂。於邑不能仰。度其意。似感乃夫和藹。深自怨艾。久之。徐舉首。將接余吻。余轉首急避。乃脣顫氣喘。承淚盈眶。復伏臂暗泣。若恨余之寡情也者。蓋一以余爲至親至密之良人。遂不顧禮防。作此無罣礙之狎狀。余爲利害計。聊與周旋。孰意愛障情迷。再造一重冤孽。旣不能太上忘情。又不能立揮慧劍。天人交迫。轉恨誤人。反以自誤。使鮑立司當此。豈不足以補天地之缺憾。特恐彼身爲親夫者。轉不得真情密意。若斯耳。乃扶之入睡椅。慰之曰。沙灰。今爾我乃能以真心相見。來日方長。何遽悲戚。沙灰咽聲曰。鮑立司。汝夢醒矣。由是相握默坐。余注目他物。不敢對視。

忽見醫者有喜色。知病者漸蘇。巧問之曰。沙灰。母醒見余。恐復惱怒。汝謂我宜去。宜留。決然曰。母醒必不復爾。汝必留此伴我。余曰。母常作此狀乎。曰。否。但少安。卽能復性。汝可勿慮。余曰。母病篤。再若此。革矣。誠不忍以余之故。重病老人。

曰。我以為必不復爾。汝如必欲去。去耳。余曰。汝毋誤會。余知母與汝。或能寬余。既往之悖謬。願誰無體恤。適間之事。假汝為余者。問心安乎。曰。恕我誤會。噫。平時不睦。大抵皆由誤會耳。茲則所慮過分。我知母醒遇汝。必和厚。毋妄慮也。余思居此果危。然苟加詰問。猶得以言語支持。若貿然去。彼以為迴避也。信力增。根究切。挽回斯無術矣。乃靜坐片時。同至牀次。

病者引目四顧。又呼余曰。鮑立司。余復屈膝。引手如前狀。病者曰。我親愛之鮑立司。我見汝甚喜。沙灰。汝尤我所篤愛者。汝兩人此後盡棄前怨。同歸於好。盛氣平。過自寡。勿相持不下。誤汝方來。幸福。沙灰倚首於帳。大哭。悲楚於邑。至不忍聞。余羞愧交集。不知如何而可。少頃。病者閉目靜寤。余徐起。入他室。少飲白蘭地。沙灰隨入。狀更憔悴。曰。母適安睡。若有起色。余曰。汝神氣困頓。宜少憩。曰。然憊甚。歎息而坐。相與密語。其辭若接若續。未幾。醫者笑容入。曰。老夫人睡甚安。果此睡及一小時者。病當減。沙灰曰。有望否。醫者曰。有余握沙灰手曰。醫者言母痊有望。是殆上天默佑。延母壽以福汝耳。沙灰愕然。若深諳乃夫洗革之

速頓變倦容作慙色曰。鮑立司。我甚感汝。余乃託事告別。沙灰曰。汝必速回。余唯唯。

齊林四開曰。大公此去。何久也。余曰。貢我尊親之誠。又加懺悔。烏得不久。乃以所遇告之。齊曰。佳哉。大公。僕固惜英政府之不公用。彼老眼誠無花。洞中隱隱。乃昧昧者。反以狂易目之。真所謂狂者以不狂爲狂。彼蒼佑我。抑何厚耶。余曰。毋謂徒得彼蒼佑也。余於此時之惶遽。誠不能以言語形容。曰。今夜彼二人先行。再二十四小時。爾我亦可以脫虎口。建姆司埠立德街之清閒。爲不遠矣。余曰。謀立道夫。清閒固我所願。而輕棄此間之豪華。不亦甚可惜乎。曰。公爲鮑立司之職。固猶未盡。再須一接公夫人。乃可去。但彼縱不疑公。而膽戰心驚。此等豪華。亦復胡樂。余笑頷之。問曰。格洛馬夫。今若何。曰。佞賊奸詐。猴耳。彼其蓄謀藏毒。恰似貯燐之匣。微觸之。卽烈。君去後。彼來。問君旅況。於色事。問之加詳。僕拉雜答之。彼於此時無能爲。我所慮。在公夫人。夫人亦頗有心計。幸君慎與之接。必如其願。余曰。如其願。談何容易。曰。固不能實償其夫婦之願。但作事須知。

分量。天倖豈可常邀。我等須至建姆司埠。然後爲有生命。脫公夫人而致疑者。則殆矣。余曰。君言是略。欲身立齋。余之故示舒坦。直貓口鼠之自由耳。

第十九章

膳後。格洛馬夫至。豺聲狼目。爲述職任。顧情殊不淡。談片時。相偕至亞力山大宮。入內室。沙灰歡顏承接。余與握手接吻。格洛馬夫鞠躬致敬。逼視余與沙灰情狀。卽却走遙立。余問曰。母如何矣。沙灰曰。醒後似佳。願頗作痲狀。醫者無措。不減遇君時。余微笑。視格若不聞。又問曰。度醫藥果有效否。曰。難言。勢劇失性。不納慰辭。危甚。然今又靜睡矣。余招格洛馬夫。格立前。余乃謂沙灰曰。是則余不必更擾老夫人。沙灰曰。雖不見母。必待於此。言已。情眸脈脈。若不願外人之在旁者。余曰。然。余必待於此。沙灰乃與格洛馬夫語。辭頗浹洽。而格於恭順之間。時形鄙夷態。旣去。沙灰語余曰。儉哉此徒。余曰。尙有可愛處。曰。汝謂其能事耶。余曰。然。誠余之良輔也。余爲此言。實非有愛於格洛馬夫。蓋語其行雖陰狠。不足齒。而其才是勝繁劇。

余與沙灰密密私語。久之。沙灰漸及彼中往事。將有所詰問。余狂窘。忽見醫者入。余急起就而問曰。老夫人若何。曰。睡仍未醒。余曰。汝果有治法否。曰。實告大公。老夫人危篤。久睡未醒。烏定凶吉。余故作悲感狀。醫者出。沙灰奮起。呼曰。醫者云何。余曰。醫云治法窮矣。乃執其手。微語曰。上蒼有靈。禱者得福。余當爲汝禱之。沙灰緊握余手。凝視曰。鮑立司汝亦作此言。何與往日之心性。迥若二人。余曰。汝謂余改革之速耶。曰。然。相與多年。從未見汝作此狀。余曰。余於汝亦云。一若素不相識之外人也。曰。否。何可謂素不相識。獨恨相知不早耳。由是握愈緊。視愈切。聲則愈微。伏於余身。不少動。嗟乎。余本多情。更當此柔情綺意。至難排遣之際。余其奈何。納其情。何以脫身。不納。則危亡立至。若必做塊壘登場。人以性天。我以虛僞。抑亦何忍。而況曲高難和。欲排演此至奇至奧之劇本。而不失體段者。余又無能。相持既久。余曰。沙灰。汝如此用情。益增余罪。沙灰急止之曰。何謂情。何謂罪。汝猶作此客套語者。則爾我始終不能合矣。余曰。余自咎侮汝太深。惜汝未之省。曰。我今而知我兩人之所以參商不合者。皆由汝自咎。

太深。余曰：非也。余願彼此各自求福。各達其所求之幸福而後止。余良心不昧。自知犯天下之大惡。誠欲投身汝前。痛自懺悔而求寬宥。無如一念及此。卽若有鬼魔附於余肩。止余贖罪。而且笑余之愚。曰：汝有何罪。我自過當耳。余乃撫其手曰：余不忍再聞是言。種種罪惡。皆由余出。曷任余自過責。曰：汝謂我無罪者。猶恨我也。余曰：自恨之不暇。何暇恨人。曰：然則欲我愛汝乎。余曰：果汝之心地清明。愛之由汝。曰：我之心地。汝甯弗知。余曰：汝誠妄用聰明。汝亦知余所犯之罪乎。余所爲。誠不能掬以相示。實言之。爾我之地位。無異行路者。前行後步。不容並足。余自懺悔外。無贖罪法。不能藉抱歉二字。以湔余大惡。余之惡。不久卽彰。汝之心。亦當變耳。

余所言。可謂宣洩無餘蘊。沙灰猶悲不自勝。柔聲曰：女子所知者。信服耳。情愛耳。余曰：苟男子欲圖幸。者。胡得不省一己之善惡。沙灰張目若驚曰：鮑立司。我誠惡汝。汝何變其聲音。變其言語。而來惑我。汝誠大變。乃機詐之小人。我向視所生兒女。多似汝。故我亦惡之。又曰：噫。天乎。我何忍以汝之故。鱗視我親生。

余曰。余實不值爲汝惡。沙灰復鼓唇微聲曰。愛汝耳。何忍惡。余曰。余更不值爲汝愛。沙灰乎。余滿身隱隱。實不能明白以示汝。今試引古人之言以相告曰。一汝誤會我。世人誤會我。人之論我者妄。爲我心與我面不同耳。此言不啻爲余而設。汝須諒余心跡。曲爲余恕。余見汝直羞愧無地。沙灰趣前。伸臂。意將擁余。余急揮之曰。不可。不可。勿作褻狀。沙灰驚駭却退。倒於椅。舉手掩面。不勝悲憤。

余起立。神蕩。腦裂。目爲昏。耳爲聾。左右不知所可。噫。余固非鮑立司也。胡乃行同瘋狗。虐此真情厚意之美人。至於此極。更將何術以慰藉之耶。天地神明。余之罪。至此乃不赦。既而就之。按手於其肩。曰。夫人。余實不值爲夫人一歎。勿爲余灑此情淚。沙灰遽吻余手。熱淚泉湧。直注余臂腕間。余自有生以來。悲歡慘樂。從未有難忍若此者。並可見此女生平。亦從未用其真摯愛情。一發不能自制。若此者。使余此時直陳心曲。余固未敢。然苟告之。而彼或仍能如是之憐我愛我。亦未可知耳。默相既久。若作倦容。余乃告別。復出其柔荑之手。送余。余吻

之退。及門。回顧。猶脈脈目送。余鞠躬遂出。懸崖勒馬。知余者。亦諒余哉。及歸寢。已逾中夜。轉念彼二人當已就道。不知有阻礙否。

第二十章

黎明。余猶未起。齊林四開潛入。欣欣然笑。服乃采供職退。余問曰。若何。齊曰。順遂出諸意外。僕先與巡防長飲。供咖啡。此咖啡者。縱不若談密道夫所製之佳。要相去不遠。余曰。勿涉謔語。曰。防長醉。沉睡。忘其職。搜其囊。得管鑰。爲脫二人刑具。衛兵守卒。多嗜酒。亦各惠及。乃與此間之同志結合同道。今已首途赴華。騷矣。余曰。有無疑跡。今將若何。曰。了無疑跡。今則事畢矣。余曰。此事必闕動全城。曰。事太詭異。當事者必祕而不宣。祇二三官吏爲惶恐耳。若警吏之追緝。警電之飛馳。固意中事。彼格洛馬夫必卽來陳報。余曰。彼若被逮於關吏。奈何。曰。始我經亞力山大福來。所逾關埠。必傳見官吏。彼知大公固在國也。今二人執大公所簽之護照往。何敢爲難。余曰。若衛兵守卒。洩此風聲。危矣。曰。彼已隱跡。斷不至洩此風聲。余駭然曰。何謂隱跡。乃殺之耶。曰。非也。暫時隱跡耳。彼之禁

具軍服固在也。余曰：君言余不解。曰：守卒本我黨人，同遁矣。衛兵非黨人，沉醉後去軍服，易厚衣，置諸此間之地窖，爲厚備其飲食，可數日弗飢渴。俟出境後，電致格洛馬夫使出之。今陳報者來，是爲末次之交涉，不妨姑與爲戲，以助餘興。

格洛馬夫至，俟外室，請進止。余以修飾未竟，命待之。良久，詔之入。時余執香水瓶，注之巾帕，作極快愉狀，呼之曰：將軍晨綏乎？余於南地得至佳之香水，芬馥適俗，余心甚喜。君盍少嗅之，乃授之。嗅，格慍色憤狀，若不能耐，微嗅之，鈍聲曰：武人誠不嗜此者。余曰：然，余固知汝刀鏢上人，甯馳騁於槍林彈雨間，吸受腥風惡氣，不解此中雅趣者。雖然，將軍老矣，幸賴昇平，當不再吃沙場煙火。格正色曰：茲有警報，請大公瀆聽。余曰：警報何來？警報曰：要犯拔雪兒與派克洛夫遁矣。余夷然曰：此事謀立道夫已爲余言。余意雖遁不遠，搜索城中，必能復獲。願彼言之不詳，君再爲余述之。言已，招颺巾帕，頻嗅不已。若酒徒遇醇醪，美人得麝黛。

格洛馬夫曰。事跡詭奇。出人意料。同謀者。竟自宮中出。余怒叱曰。是何言。余以爲警卒可恃。使之守犯宮中。不圖玩職失此要犯。而汝竟謂同謀者。乃出於此。然則以余爲何人耶。曰。公勿遽怒。尙未竟其辭。余曰。其辭若何。速言毋隱。曰。大公當憶解犯入宮時。於下走之意。本有不合。余曰。余不復能記憶。如汝言。或有其事。信有其事。汝所派之守卒。玩法怠職。出此駭聞。試問誰任其咎。曰。守卒同遁。余驚駭曰。噫。守卒同遁耶。汝盍明言其事。曰。衛兵調防時。新防到所。已失犯徒。與守卒之蹤跡。徧覓不得。啟暗獄。僅得守卒之軍服防具。及該犯之刑服。立刻嚴查密緝。至今尙無下落。余曰。事誠可駭。願逆黨之權力。直達宮禁。余實寒心。且此事顯然與守卒同謀。曰。同謀無疑。余曰。守卒若此。軍營之叛謬可知。曰。此偶然事。營中固皆忠勇。余曰。難信。今當若何追究。曰。巡警已遣派四出。警電亦已飛馳。或者於邊防得之。余曰。本城門禁。及各道巡防。素嚴密。該逆或不能脫然遠逸。可先就城中嚴行查緝。毋使藏匿。且卽事推論。爾我之舉動。亦須慎密。外間曾有疑跡否。曰。大公所慮甚周。設遭逆手。誠非細故。前日曾告大公。

首齊林四開。隱匿城中。余曰。然彼果用何術出此嚴禁之要犯。曰。此卽我等所欲追究者。該逆蹤跡離奇。行同鬼蜮。以刑餘之惡犯。不知悔改。猶復潛居於此。冀逞狡謀。恐於大公有不利。余故作驚狀。曰。君以爲該逆必欲逞凶於余耶。曰。無疑。大公須隨時審慎。以避兇鋒。余曰。以莫斯科巡警之嚴。官吏之衆。一任逆賊肆無忌憚。使余安居深宮。如履險地。何無一人不昧天良。效忠於余耶。君曷爲我設法圖之。曰。逆黨所爲。至深至密。如田鼠之避人。謀其生活。下走今爲齊逆密佈羅網。纖悉無遺。彼苟一見天日。被獲必矣。

余思格洛馬夫逆料余之中懼。聊作是言。以爲安慰。但其神色猙獰。不稍隱戢。乃笑語之曰。果逆徒乘間猝發。防不勝防。終須計出萬全。乃可無慮。茲事之詭奇。不可思議。君以爲余所處之地。實有危險否。曰。公如慎益加慎。當無危險。余曰。余居此滋不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余實不堪此苦況。以自由之身。驚心於己影。王公之貴。幽居若罪奴。試問生存。亦有何趣。君知余非畏葸者流。卽死亦不懼。祇以一身所繫。大局攸關。不值輕易。試此逆賊凶焰。緝捕逆徒。有司之職。

與其居此。日夜憂煎。孰若就君所言。速離是間。再吸南方空氣。曰爲大公計。固甚得。余曰。余居此。於君與諸屬吏。不能無顧忌。出行後。君可以暢所欲爲。余爲不得已。潛歸。遊興本有未盡。孰意事機未順。節外生枝。幽居既有重危。遨遊轉多天趣。爲余計。亦胡弗得。君可中夜爲備特別車。余將攜隨來之從事僕役。乘黑出遊。惟此事務從慎密。逆黨暗偵密探。伺余必深。若齊林四開。及其黨徒。有一人知者。余之危且立至。曰。茲事一如嚴諭。公夫人處若何。余曰。君以爲宜告及否。冷笑曰。茲事一聽公意。余曰。余以爲不必。彼女流烏計利害。雖開導亦弗之省。至於老夫人之病。外人知者。以爲危篤。其實易療耳。余知他日歸時。其首先迎余者。必此人也。

凡余所言。嘲誚寬猛。俱有之。格洛馬夫面赤氣促。目怒身僵。若將揮拳蹴足。以逞心於余者。迨余言畢。倔起鞠躬。如木人狀。退噫。老奴固能。遇乃公。恐不能展舒手足。推其居心。甯肯以主人之安危。引爲己任。其所以勤於職。不敢怠者。實由專制之壓力。並欲保一身之祿位。終不失其奴性耳。若其恨我。罵我。常人恆

態大抵如是。儘任其暗室之自由權。當余前。必不敢道一否字。至於傲慢不恭。誠亦使人難堪。然而王公馭下。貴有體裁。彼固歸然位爲撫軍。才能出衆者。使必拘拘焉。苛其末節。未免失人君度量。余自涉境以來。遂意象心。殊非初料所及。今且大功告竣矣。余方謝老奴盛意。恐余出境。或有險阻。乃授余以太阿。且爲辟道。人須知足。余亦奚事多求耶。

沙灰之短簡至。母病略減。簡末作一來字。筆致特婉。若蓄柔情。余得之。若奉詔書。恐不承。被嚴譴。顧周旋於其母女之間。實大難事。於其母受嚴詰。余之心膽幾裂。又慮其死。則余之行期。必爲濡滯。今幸艱危已過。而必死之身。且暫延以寬我地步。於其女。經彰明皎著之譬解。聲音言貌之不同。猶復癡情妄念。謬將路人作親夫。今茲招余往。直欲強余多演一番幻劇。以了此未竟之冤孽耳。既而入宮。沙灰歡迎。情意更摯。而體態更形勞頓。余曰。母病若何。余可入省否。曰。略佳。適欲見汝。何不可入省。余曰。不虞其見余復怒耶。曰。母情致已清。必不復爾。乃攜手同行。隨遇僧侶。醫者。看護婦。比肩伺立。入寢室。並屈膝於病牀前。

病者極讚余二人和順相得。且示愉色。謂此事足殺其病勢。不啻一劑起死回生丹也。余略貢吉語。須臾復出。

沙灰含羞問曰。鮑立司汝何其忙。余曰。忙甚。曰。乃不能以一小時與我耶。言時。盈眸情致。若有強求意。余曰。一小時。胡不能。曰。昨日何以不能。余思女子性質偏執。類多如是。乃曰。汝猶以往事苦余。曰。非也。我今爲君備小食。欲與君作終食之談。不脫舊時風味。噫。鮑立司。舊時風味。汝尙憶之否。余曰。感汝多情。不爲余憚勞。曰。聊爲消遣積悶。汝果納我意否。余曰。歡欣感荷之不暇。胡敢不納。曰。汝若歡欣。則感荷二字。彼此有同情。

入膳室。供張之盛。點綴之工。王公奢侈。猶入情理。而食前方丈。諸所陳設。奇技淫巧。直似供靈前之奠品。多不勝舉。姬役盈前。舉屏聲息氣。無異草束之偶人。不敢作微響。沙灰語余。亦復有聲無氣。一若惟此爲寫情不二之規則。噫。彼固云消遣積悶。又云舊時風味。而乃肅穆若此。今而知鮑立司者。涼血動物。沙灰者。木彫美人。不然。燕私之地。務取快愉。何業有此行尸走肉爲耶。余旣不耐。乃

飭侍者退。謂沙灰曰。任彼少息。余不欲於歡宴之前。令此木偶承使役。沙灰欣然諾。轉異此女。接余無一不順。何至與鮑立司反目。至於此極耶。

余問沙灰曰。汝吸煙否。沙灰呈異色曰。我素不嗜此者。乃授余煙卷。且執酒燈供之。余急以火柴自燃。復授之曰。吸乎。曰。鮑立司。汝欲我吸。我必吸。雖然。汝不嘗爲我不嗜此。而笑我者乎。余曰。然。余誠顛倒。不嗜此。豈容強然。汝亦太拘執。一若脫略。不足以款真意者。曰。鮑立司。汝誠奇特。余曰。有何奇特。以爲率真。乃有樂趣。而今我處此。若涉夢境。汝亦知之否。曰。我謂汝言行若出二人。前日之汝。我深知之。今日之汝。我直不能窺測。何前後之迥不相侔也。余曰。汝欲知余爲時近矣。余之善惡。惟天可知。汝之時命。猶未到也。曰。我之時命。繫於汝之親愛。汝亦胡靳而不我與。余曰。爾我雖刻意求合。如天緣之不接。何。曰。如汝言。則爾我終不能合矣。余急引其手。吻之曰。暫時雖合。終久不能。曰。何故不能。余曰。爾我心跡不合。地位不同。余亦末如之何。沙灰熱然憤聲曰。實言之。汝終不我愛耳。胡嚶嚶強飾爲。汝惡我侮我之心。始終不變。汝棄我。汝終棄我。汝沉溺於

踏柳牆花。饑我結髮之親情。噫。天乎。天乎。天不汝宥。

沙灰嬌嗔幽怨。若不勝其懊喪。余懷懾。恐一聲張。前功盡棄。於是再昧天良。誑之曰。汝猶誤會。余胡不愛汝。汝且棄余耳。汝如不棄余者。則爾我胡爲不可以尋舊好。余豈戀野鴛而不顧家雞者。沙灰聞之。怒容頓釋。已復伏身余臂。媚容笑語曰。鮑立司。我之良人乎。我願彼此各棄舊嫌。從前種種。譬如今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爾我當爲一體。乃徐仰首。捧余面。接余吻。歡忻鼓舞。樂不可支。

第二十一章

余之周旋沙灰。若有情。若無情。種種狎侮荒謬。不知從何述起。雖然。彼後此苟細味密咀。余種種之言動。當亦諒余之苦衷。彼此心跡既明。雖誤於一時之失察。出此狎意癡情。以實際性分而言。當不致引爲大慝。余不幸而有此行。又不幸而遇此女。世之賢者。知人論世。若余者。其許之耶。抑罪之耶。茲則脫離樊網。卽在目前。躬冒天下之大艱大險。博得桃麗娃情款。以共享閒居清福。願亦足

矣。彼墨洛可夫不自度其卑鄙。妄意攀援。將謂此慧中秀外之美人。不生慧眼。且就此齷齪不堪之僮父耶。彼苟因是與余生惡感情者。余亦無懼。

齊林四開曰。拿破崙入莫斯科而大功成。吾今出其境而謀始。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今日之危阻。實達極點。我輩當慎及呼吸。余曰。吉凶相參。凶兆爲甚。然君以爲凶事將何自出。曰。出之宮中。余曰。否。女流無深識。彼傾心於余。余苟稍進一步。直夫婦耳。曰。世間多缺憾。慎勿沾戀。余曰。謀立道夫。再忍須臾。當無害。

曰。吾公獨不計今時爲何時耶。生死關頭。豈容稍假。慎毋以莫斯科爲西比利亞首途之始。僕非駭語驚人。爲曾投足彼地。深悉其中慘狀。苟天不我佑。再遭毒手。則失身之日。卽爲我授命之時。言已。出懷中手槍。神氣凜凜。余曰。君言是。余深表同情。齊視余笑。若弗信。曰。僕謂君不能忘情於人世之功名。若恐沒世。而名不稱。君豈亦能爲此。余出槍於懷。示之曰。盡人以俟天命。余不存首鼠也。

齊林四開目光奮發。肅容曰。今乃知英人雄視大地。實有富於進取之精神。余曰。謀立道夫。汝以余爲英人耶。曰。請大公寬恕。

向晚。格洛馬夫至。齊林四開導入。卽退。格列呈公牘。若強遏其煩惱。一一陳述。余止之曰。余不勝煩。君可開一節略與余。逸犯曾有蹤跡否。曰。毫無蹤跡。此事奇奧莫測。已慎選警吏。派遣巡緝。或能不失忠順。一洗叛逆之譏。余曰。彼之忠順。爲何人。曰。爲大公。爲國家。余曰。余意當囑南陔丁。此後用人。須慎加選擇。格色然曰。大公何時將用人之權。畀之南陔丁。余曰。余向者輕於信用。不能得屬下之忠。至此人。余尙有後望。格聞言憤怒。踟促久之。睜目視余曰。大公此次潛歸。下走自問於事上之道。未嘗有虧。余頷之。又曰。今者乘輿已駕。公將啟行。不以老朽之不才。復蒙委攝。下走誠不敢逞所欲爲。茲將一二要端。所不欲擅決者。預請大公裁制。余曰。歸期不過一月耳。何事必欲余預裁。曰。爲拍伐洛夫事也。此事於我兩人。皆有關係。誠不敢獨斷獨行。言時聲輕氣靜。狀甚機密。必於鮑格二人有隱情者。願余腦中。從無此事情節。烏能裁決。乃繞室徐步。故作籌畫狀。思一暫時對付之法。已乃語之曰。拍伐洛夫一事。關係甚重。非片時所能決者。今行裝已備。不願爲此事中止。姑置之。待余歸。再行酌議。曰。若是。則大公

誠置我於危地矣。如此要事。胡可遲遲不決。余大窘。一籌莫展。忽而門闕。齊林四開手一函。趨步入。余乃出窘。

齊林四開向余鞠躬曰。今有要電致將軍者。余目之曰。致將軍者耶。曰。然是得之於將軍之司令官者。司令官猶俟於外。余曰。奉之將軍。齊向格鞠躬呈電。格接電狀殊傲慢。反覆視函。不即發。齊退立門次。視余授色。余語格曰。無拘不妨拆閱。格啟函。略閱一過。神色從容。復貯之函中。欣然向余貢媚笑。露其黃齒。余曰。無要事乎。曰。然。余曰。君之司令。疑有要事。故急送至此。曰。彼烏知。余曰。然。可謂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曰。然。大公寬我。暫退乎。余指其手中電問之曰。君以爲此果無須過余目否。曰。然。不足供大公閱者。

齊林四開忽僂入曰。將軍失禮於大公。格洛馬夫勃然反顧齊。齊鎮立凝視。神色不動。格忍怒曰。感汝警余。齊曰。大公問電文。欲閱之也。將軍理應呈大公閱。格曰。汝何莽。必欲知電中事。豈無時。齊曰。勿須多時。必即刻呈閱。我不與汝多辯。格怒目大叱曰。狂賊。無與汝事。言已。掣佩刀。突趨而前曰。速避。齊疾出槍擬。

之曰。毋稍動。不者立死。格大驚卻退。齊又曰。必以電呈大公閱。格曰。不呈奈何。齊曰。將軍爲諸從吏長。不當逆大公旨。勿執刀。若臨大敵。且今尙非其時。大公固已允汝退。但汝電不呈。必不得出。我誠不欲危將軍。願我手中槍。不識將軍爲何物。格向余曰。此人狂易若此。大公不以爲異耶。余曰。從事不畏強禦。爲能知余旨。忠於余也。齊曰。如何尙有何說。大公必欲閱電文。汝必速呈。不呈者。爲抗旨。抗旨治如其罪。格徬徨無措。不得已出電。電文曰。〔速捕冒余名之奸徒。蒙脫楷洛鮑立司發。〕余笑曰。何來此奇電。君將何爲。格夷然曰。我烏知。理當澈究。余曰。君匿電而欲速退。亦以余爲冒名之奸徒耶。格藐視曰。大公云何。余曰。以余爲奸徒而欲速捕。此事烏能爲。汝之佩刀。所以威衆於余前。胡得妄肆。速入鞘。又指案旁椅曰。坐此。毋躁。謀立道夫。汝語該司令。余將遠行。與將軍話別。讖之宮中。命其去。勿復擾將軍。齊曰。將軍今晚當不需渠乎。格弗應。齊出。而此時之格洛馬夫。已盡窺余之祕蘊矣。

余問格洛馬夫曰。與君周旋多日。乃不余疑乎。曰。固疑之。謂總督法制森嚴。

無其事。汝真膽大妄爲。余曰。膽大妄爲者。乃成功矣。曰。成功耶。余曰。得君之助。胡弗成。曰。汝猶妄冀我助耶。余曰。特別車已備否。格蹙額顛首。余曰。余本不欲相煩。茲則須君伴余出境。然後握別。曰。我弗承。奈何。卽承。亦有不利。余曰。胡得弗承。若謂不利爲君乎。爲余乎。格曰。汝必欲與我利害相交耶。汝果何人。狂肆若是。余曰。汝苟承余旨。烏有不利。余。莫斯科總督。大公鮑立司也。將軍識之。勿妄其尊威。失汝事上之職務。汝如不承余旨。是曠職也。余將執汝。置諸法。格大怒。吼聲曰。汝敢狂肆。出此亂言。且云執我。余曰。肅靜。勿譁。汝之聲威。行之沙場。得矣。汝固余之從吏也。余嘉汝能。仍命汝攝政。汝當感乃公之榮寵。格忿極。曰。汝誠能事。余曰。承先世之威權。作舊都之留守。不能事。奈何。曰。志滿驕盈。將謂事之必成耶。余曰。垂成矣。合力同心。足以成就此一齣。至新奇至有趣之戲劇。而我所以必需汝者。謂汝亦一有名之脚色。不可以與我離。且大公出游。雖微行。亦當存體制。汝。余從吏之長也。侍余出境。足以表汝之恭順。慎之。總督法制。森嚴。大公性情威赫。勿妄攬之。汝苟背余法制。拂余性情者。危且立至。曰。我當

視之。余曰。汝視余出境後。速歸。以勤汝職。勿負寄託之重任。曰。汝以爲挾我可。以有恃無恐耶。我誠不必視汝出境。余曰。以汝爲質。尙胡恐。曰。汝所言。夢囁耳。妄談耳。余曰。特恐夢囁妄談。變爲慘劇。曰。勿故作驚人語。余正容曰。汝須自審。生死之際。余不與汝戲。汝侍大公出境。直職分耳。跬步不容離余側。使一呼一吸。有逆余者。汝且立死。格奮起。掣刀。趨前。余出槍指其顛。叱曰。坐。毋妄動。

第二十二章

格洛馬夫邊靡。倒椅上。如猛熊被阱。嗥然作怒聲。齊林四開入。笑曰。我謂司令官。將軍承大公寵讌。不能遽離。且於二十四小時內。不需渠從事。將軍謂此言當否。格嗤以鼻。不答。余曰。謀立道夫。余意將軍必當汝言。適將軍言。以余微行。恐有不慎。將衛余出境。余謂苟其舉動。呼吸有纖毫。不利於余者。爲速其禍。齊曰。將軍忠順。不愧爲諸官吏矜式。大公垂訓。亦深中隱微。格洛馬夫旁聽憤怒。至不可遏。復掣刀起。齊振槍曰。我誠不欲視此刀。汝若以此爲衛身駭人之具。不妨爲汝解之。格奮步直前。齊曰。退。勿近我。否者。汝腦且立洞。

格洛馬夫復退坐曰。汝何人。豈邪魔耶。齊林四開曰。我兩人。乃深知公理。無災無害之正人也。爲憫同胞。呻吟痛楚於賊民政府之下。將盡義勇。掃蕩惡氛。以蘇民困。格曰。汝爲陰奸惡棍。革命逆徒。齊曰。然。然。我卽爲此。庸何傷。汝格洛馬夫。以荒淫狠戾。無廉無恥之小人。竊食天祿。如惡蟲然。儻生蠕動於獨夫之脚底。恣凶肆毒。逞殺同類。不知天理。不識人情。謂藉此可以博獨夫之歡心。而保一己之祿位。斤斤自喜。予智自雄。以爲我大將軍格洛馬夫者。聖人之佐。萬夫之長。天命有祿。聖眷獨隆。可以肆志殺人者也。然而以我視之。凡害民之賊。背天之徒。若汝者。皆糞土中之毒蛆耳。汝謂我陰奸惡棍。革命逆徒。不知我全俄通明之士。被惡政府之驅迫。而與我同志者。千萬人如一人。汝今日入我牢籠。我將殺汝狗性。禁汝狗威。而莫斯科城中。爲汝懺悔之奸僧。爲汝爪牙之惡吏。纍纍不可勝計。何不爲汝展一籌。畫一策。汝亦可以警矣。格洛馬夫被此毒詈。對此手槍。氣沮身戰。脣鼓目瞪曰。此事烏能了。會當與汝計歸宿。齊曰。賊奴。我固欲與汝計歸宿。豈容卽此了事。以大公榮汝。將挾汝以往邊境。汝隨大公。如

小狗之依主人。搖尾乞憐。不容離咫尺。余將執鞭監汝。汝苟有須微不能得。主人歡者。立鞭之。鞭鞭殺此惡狗。格洛馬夫。汝今日真得一賢主人矣。汝之巡警。汝之偵探。不復能助汝作狂吠。格曰。汝欲我同行。且欲我助汝。汝誠不識大將軍格洛馬夫者。汝其慎防之。齊曰。尚有何事。須慎防。格曰。汝當自審察。齊曰。我審察汝等奸佞之徒。貪生畏死。視天下無一物。如其肉身之寶貴者。固知此去必多梗阻。如其梗阻出於汝之一聲一息者。汝必立死。茲則言已盡。不必再饒舌。大公在上。從事狂放。不體尊前。不吐狗之義。今後弗敢復爾。雖然。將軍固有不規則之度量。亦當恕我。

平時恣睢傲戾。凌蹙萬夫之大將軍格洛馬夫。一旦受奇羞大辱於一作奸犯科。不知誰何之罪人。含忍低眉。不敢一較。事之奇快。孰有過於此者。論勢快刀在手。案席未離。一出手。未必不能相抵。否則奮鬪而死。我兩人亦必被執。則一死爲不虛矣。然而格洛馬夫思深慮遠。陰鷲老練人也。以爲稍忍須臾。必得當以復此深仇。一吐其不平之氣。孰意智謀相尙。瑜亮同時。終不免一着之差。頓

輸全局。彼以權術得居高位。猶欲保守而永存之。至臨危不能決擇。適成其爲患得患失之鄙夫耳。

格洛馬夫左顧右盼。咽氣吞聲曰。今日任汝。明日任我。余曰。君言不爲無見。然亦知所履之危乎。曰。胡不知。余曰。既知之。無庸多辯。總之。君如不破余之隱計。余亦無害君之心。俟一出境。然後各治其事。而爾我之交誼。爲善始全終矣。謀立道夫。汝爲將軍視咖啡。余得此片時間暇。猶欲與將軍一敘故人之情。小作清談也。

格洛馬夫吸煙嚼茗。故示從容。謂余曰。汝兩人真一對怪物。我不得不謂汝能。然冒險至此。究爲何因。余曰。君豈忘宮中所逸之公犯。有拔雪兒與派克洛夫二人乎。是則余之目的物也。格恍然悟。既而微歎曰。不意汝亦彼黨同謀者。然則守卒何往。余笑曰。同往矣。曰。然則齊林四開在此。汝亦必知之。余曰。然。忽張自直視曰。汝二人。誰是齊林四開。余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將軍當自審之。胡問爲。格不語。既而曰。我滋不解。汝將何術以愚公夫人沙灰。余笑曰。是術也。無

異所以愚大將軍格洛馬夫者。格強笑曰。是固夫婦也。余曰。以余所知。夫婦其名耳。爲余寄語鮑立司公夫人。賢女子也。彼遇之太涼薄。曰。汝太能。汝心性未免太毒。余曰。謝將軍好語。余竊感之弗忘。曰。天下之不願羞恥而冒險者。汝者。我知絕無僅有矣。余曰。然哉。然哉。

旣而就食。格右齊左。侍余坐。余極示坦率。然格意興寡寂。下嚙殊少。食畢。傾談一切。狀更脫略。而齊林四開旁伺。不敢稍怠。談次。格頗矜博術。乃與之博。格固抑鬱而入局。後興趣豪舉。若忘危迫之在身者。移時。齊林四開曰。行時屆矣。遂止。計出入。格大負。擲牌歎息曰。君誠精於此。我負幾何。余數籌曰。以籌計之。當一千二百五十盧布。格出鈔篋曰。悵甚。所攜不及此數之半。余曰。戔戔微數。奚值齒及。格強余納鈔曰。勝負烏可不計。然言之無傷。其餘君必不及自取。曾有鬪業者否。余納鈔笑曰。必欲償。無不納。若不度事勢之實在。謂余不及自取。將軍之過慮也。

忽聞剝啄聲。齊林四開出入。呈公夫人簡。病者加劇。而欲見之意甚切。此則余

不能爲他人道者。乃納簡於囊。謂格格洛馬夫曰。將軍。老夫人病革矣。而公夫人猶欲招余往。殊悶人也。格掀髯微笑曰。信如大公言。殊悶人也。齊林四開睜目曰。大公固猶是鮑立司也。余曰。何謂齊曰。大公將行。而傳簡者至。則鮑立司之行止。莫斯科城中。有影響矣。余曰。然。王公行止。甯無外人知。汝語傳簡者。須善爲說辭。齊出。格視余曰。汝姿勢逼真。愈察之。愈覺其似。余曰。獎借逾分。齊林四開入。凜然謂格曰。行矣。將軍慎之。爾我生死。間不容髮。衆人之前。毋稍忽。所以事大公之禮。否且立斃。我等到此。早置生命於度外。汝須自爲計。勿謂我無情。於是各御重裘。齊林四開飾假髭。下樓。余執格格洛馬夫臂。扼之曰。疲甚。苦將軍矣。及馬車。余先登。格次之。齊爲殿。馳行甚疾。車外陰寒重積。寂靜無聲。燈光黯淡。巡士沿道植立。旁無雜人。抵汽車站。屬吏恭肅致敬。各以花朵投地。歡送之聲震耳。頗似商家所爲。福星朗照者。一華服禿頂之站長。導入車。車身宏敞。錦帷繡榻。華燈熱爐。蓋預備大總督所乘之特別車也。俄而汽笛一聲。人聲頓寂。則已飛出莫斯科虎口矣。余本素位而行。無非分之望。祇以一念好奇。頓躋身

王公間。威權煊赫。享盡人間繁華富貴。雖爲日無多。聊慰半生潦倒。頗若致趣。不落人後。而潦倒如余者。正復不少。安得彼蒼妙用。使各一領此幻境榮華耶。執是而論。彼才藻同。品性同。以遭際不同。而榮辱判然不相若者。正多。若余者。猶足以自慰也。涉想旣深。不禁歡戚之情。形諸顏色。格洛馬夫曰。汝亦有所戚乎。余曰。謝上天之靈。得與莫斯科永別。何戚之有。曰。此去長途。保無查詰。余曰。縱有之。余亦無懼。至若南陔丁者。凶橫無人理。余殊不樂與之接。曰。彼固竭誠以歡迎大公。余曰。余已受其歡迎矣。曰。豈謂是後此之遇大公。當更有趣味。余曰。此去險阻。誠意中事。然欲余重入莫斯科。直夢想耳。豈惟余。卽君恐亦難必。將軍慎之。毋輕自戕賊。

第二十三章

挾格洛馬夫出境。誠絕妙一護身照也。卽遇鮑立司。相形已居勝位。車中余與齊林四開更迭守衛。所逾諸站。站吏紛紛晉謁。及華騷易車。稍留滯。再西。及邊境。而危窘斗起。

守邊巡長明司開入。見格洛馬夫侍余側。大驚異。語余曰。幸大公恕唐突。適自柏靈來電。情節駭人。不敢不爲大公告。言已。卽以電呈閱。電文曰。嚴禁行旅。毋使一人越境。鮑立司自柏靈發。余頓足大怒。手裂電文擲諸地。罵之曰。何來此惡電。何物奸徒。直爾狂肆。敢觸乃公威。汝意云何。明司開懾威戰栗曰。是必奸徒斗膽。冒大公名爲之者。余指電文語齊格二人曰。幸余速至。否則明司開將受愚於狂賊。格洛馬夫容色頓舒坦。意頗得。齊林四開疾問曰。祇此一電乎。明司開曰。否。復出三電。乃鮑立司歸途。由各埠發者。電末皆有余速至三字。余怒曰。賊膽狂大。愈出愈奇。余本急欲出遊。今若此。須暫駐。澈底一究。逆賊敗余游興。寸剛不足蔽其辜。又顧格洛馬夫曰。君慮余長途遭鬼瞰。借余來。果遇此事。君殊有先見之明。何近日謀余者之多也。格唯唯不敢辯。明司開見此狀。驚疑不知所措。久之曰。格將軍必知其詳。是必奸徒妄作無疑。余怒罵曰。余雖潛歸。汝實明知者。余在國。則爲此者。必奸徒。尙何疑。汝所司何事。得電後。卽應追緝賊蹤。力盡汝職。何至余與將軍至。始陳此惡電惱余。汝言格將軍。必知其

詳。然則格將軍若不借余來。汝將何若。汝介余祿。忠余事。值此奇謬事。猶復遲疑。豈與賊通情耶。余謂汝平時尙能稱職。何今日顛預若此。汝苟不盡力。失此要犯。余必不汝赦。此賊行爲狂僻。必有可以愚人之具。汝性畏蕙若此。恐不能制。爲余趣召都戎末興。彼助汝。則此賊必不能遁矣。汝須謹慎。勿違余意。明司開唯唯承旨。余又顧格洛馬夫曰。明司開向稱忠順。何其膽小若鼷鼠。余不嘗與君有獵犬失靈之喻乎。格曰。賊必速至。待其至。訊其情。然後捕之。或恐賊情尙不若大公所料。齊林四開。逮納手囊中。神習凜凜。視以目。余怒曰。電文固言來。果來。須至何時。安知非狂賊誑語。故以此擾亂人意。賊若知余在此。必不敢來矣。余實不值爲逆賊妄費時日。明司開無論賊來與否。急爲余追捕賊蹤。語未畢。陡聞汽笛嗚嗚。自遠而近。繼開車聲隆隆。疾如風馳雨驟。明司開曰。至矣。至矣。余曰。去。速捕之。毋使逸。明司開鞠躬退。

余謂格洛馬夫曰。余言當否。格曰。真者旣至。猶作此刁僞狀。以求命耶。余曰。求命云者。爾與余皆是也。挾君同行。究爲何事。不過於質問時。藉君少助。不問直

作壁上觀可耳。余實無害君之心。生死惟君自取。齊林四開怒目視格。殺氣滿容。凜凜然至不可犯。格畏懼不敢正視。曰：汝等應知自作自受。何必強余作同調。此誠難事。余曰：何難。強君同調於理固虧。今則勢成騎虎。不得不爾。格聳肩曰：毋作妄想。齊林四開怒叱曰：佞賊。余受汝暗獄之毒。此仇猶未報。但今無暇談往事。汝如不承。死耳。格曰：暗獄固爲汝等而設。汝受其毒。罪有應得。齊曰：我有何罪。汝若破我計。立殺汝。格曰：汝究何人。齊冷笑曰：我南考洛司。齊林四開也。汝猶憶開夫一事乎。格聞言頓。但喪戰聲曰：憶之。汝黨人真不少。齊曰：我黨人不少。汝同心爲不多矣。此仇固未報也。言次。譁聲已達車外。齊曰：格洛馬夫。毋少動。余不離汝側。問汝。汝必承不爾死。

鮑立司裹重裘。大聲狂吼。衝入車。憤至怒極。氣喘色白。明司開末與隨後入。余迎而前。叱止之。鮑立司嗥聲指余曰：是爲逆賊。光棍。速捕。速捕。余怒曰：止。狂賊無恥。既冒余名。又肆毒口。汝誠叛逆。殺不赦。明司開末與驚詫錯愕。不敢左右。祖鮑立司平時頤指氣使。叱叱風雲。至此憤不能言。但曰：賊。賊。余願明末二人。

怒曰。余不值與狂徒辯。汝二人何袖手旁觀。一任狂徒辱詈。速爲余縛之。鮑立司瞥見格洛馬夫。大呼曰。格洛馬夫。汝亦在此。與逆黨同謀耶。余顧齊林四開籠手囊中。屹立不動。目光霍霍若掣電。逼傍格洛馬夫。此時諸人視線盡射於格。余曰。格洛馬夫。汝亦識此狂徒耶。奇事。奇事。汝識之耶。格不答。汝不識耶。又不答。再問之。格殼鯁萬狀。吞吐其辭曰。不……不識。鮑立司若觸猛電。怒極欲倒。色如死灰。曰。汝……汝亦黨逆。明末二人色遽駭異。余復叱曰。汝二人胡不聽余言。一任遊徒肆擾。果何意耶。明司開直前。執鮑立司臂。鮑咆哮大罵曰。逆狗逆狗。汝……汝敢觸余。轉捉明司開衣領。力推之。明司開立扑。余怒曰。賊徒狂僻辱及官長。何不呼巡士捕之。明司開鞠躬憤然出。

末興謂鮑立司曰。汝太狂悖。鮑怒曰。逆賊。汝亦不識我。豈兩頭驢耶。末興曰。官卑職小。實不知情。將軍大公之佐。彼不承。奈何。鮑立司復類格洛馬夫曰。格洛馬夫。汝果不余識耶。汝殆爲逆賊威脅耳。無懼。汝一承。真僞立剖。汝必速承。格洛馬夫縮身如猱鼠。目狐形。若欲覓迷路。久之曰。大公。我知大公乃……語未

竟。陡聞。磅然一聲。格洛馬夫扶首立倒。鮑立司狂吼直前。齊林四開槍擬之曰。賊驢。止。鮑若不聞。槍聲又振。鮑捧面立退。倒於錦墊。

末與駭極大呼。齊林四開振槍曰。懦夫。肅靜不爾。亦死。末與益懼曰。我……我

……語不能出。齊輕聲囑之曰。明司開入。汝第言狂徒槍犯大公。誤擊將軍。知

冒大逆。遂自戕。毋多著一字。脫汝洩我事者。視此格賊。俄明司開率二警官奔

入。曰。適聞槍聲。見屍。大驚曰。憶此何爲者。余曰。逆賊狂悖。竟無天日。欲謀弑誤

觸將軍。末與捕之。遂自殺。明司開曰。敬賀大公。出此奇險。余曰。此天佑余也。

格洛馬夫傷重氣絕。鮑立司傷齒不能語。余曰。此人似有心疾者。以貌似之故。

受人愚唆。妄冀非分。情實可憐。幸無大傷。善爲治。當速瘳。今且出之。余不欲見

此惡物。明司開承命。已復入侍余側。勒罪狀。齊林四開偕末與往他室。未幾入

問行止。余曰。本擬作一月遨遊。茲遇凶事。殊敗人興。既到此。當向柏靈一行。計

四十八小時。卽歸。又諄囑明司開善刀圭。治傷犯。

既與齊林四開末與步及鄰站。齊林四開愴然曰。蘭夢德君。此間東西分道。僕

與末與從此告別矣。與君憂患餘生。相知不薄。以志行不同。不能再聯一氣。他日臨風懷想。念及故人。幸勿以狂僻棄之。僕將往訪同志之在軍者。君即乘此車歸英倫。建姆司埠立德街。君之報績。遲於彼者久矣。此車車長亦僕友人。行矣。掉頭不顧去。余爲黯然神傷者久之。

桃麗娃兄弟。先余至倫敦。相見後悲歡交集。墨洛可夫本承意。阮鮑立司。既乃乘危。迫桃麗娃速婚。弗遂。悉舉所謀告鮑立司。蓋欲敗余事。以洩其憤妒也。桃麗娃既嫁余。不復思俄士。夙嫻英語。與人言。自稱爲英產。聞者皆信之。弗疑云。

辛
亥
年
正
月
三
月
初
六
版

此
書
有
著
者
之
翻
印
權
必
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小本
小說)
俠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英 國 譚 偉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譯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商 務 印 書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
濟 南 東 昌 太 原 開 封 洛 陽 西 安
南 京 杭 州 蘭 谿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漢 口 長 沙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達 縣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桂 林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嘉 坡

言情小說

娜 蘭 小 傳 二 冊	後 不 如 歸 一 冊	雪 市 孤 踪 一 冊	劫 花 小 影 二 冊	血 泊 鴛 鴦 一 冊	盜 窟 奇 緣 二 冊	珊 瑚 美 人 一 冊	天 際 落 花 一 冊
八 角	三 角 半	二 角 半	六 角 半	三 角 半	四 角	三 角	三 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 1881

3.7
1-4
7